回溪先生史韻

回溪先生史韻上平聲卷第五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十虞與模通

【虞】劾按驚人傳長虞（晋傳咸見人字）戴魚入上虞（宋王玄見貴字）之郎子姓虞（陳虞寄見智字）

【愚】戳趾適屨孰云其愚（後漢荀爽見軀字）謂仲尼不能圖回天下羣愚（魏劉陶見聖字）浚何愚（魏令狐愚本名浚黄初中為和戎護軍時護羌校尉田豫討胡有功浚以法繩之帝怒免官治罪詔曰｜｜｜遂以名之）錢愚（梁臨川王見標字）文字不辨豈得非愚（陳虞寄見智字）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北齊劉晝見驅字）作史通俗以為愚（唐劉子元見四字）

【娛】訮細娛（漢賈誼曰｜｜｜而不圖大患）兩主不樂亡以自娛（漢匈奴見

汙字以琴自娛漢司馬相如見都字以財自娛漢楊惲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

丨丨丨丨責師與弟子相娛漢張禹見堂字對鼓吹自娛梁胡僧祐為領軍以所加鼓吹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答曰我性所愛之恒須見耳或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極滋味聲色之娛梁朱异見口字蘇頲葬我忍自娛唐蘇頲葬日元宗游咸宜宮羽獵聞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哉丰道而還嗜酒鼓琴自娛唐張鎬見獵字

夫婦嘯詠相視為娛唐崔覲見婢字

〔隅〕服飛止坐隅漢賈誼為長沙太傅有丨丨入誼舍丨於丨丨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以為壽不得長長廼為賦以自廣大為棺槨備畫存物何異埋金路隅晉皇甫謐見經字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後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賈禎見而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兄弟共侯孫惠蔚惠蔚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隋韋世康為吏部尚

書乞骸骨文帝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乃出為荊州總管

以白粥元酒生蜀祭路隅 唐呂方毅為右衛鎧曹母喪以毀卒從葬郎餘令｜｜｜｜｜｜｜｜｜｜｜｜世共哀之｜｜｜

使穀矢向堋立鍼其肩隅 唐甄權善醫庫狄嶔風痺不能挽弓｜｜｜｜｜｜｜｜｜｜｜｜一進曰可以射矣如其言

戒張說毋穿宅東北隅 唐浮居家見氣字

[于]

殺董安于 史記趙簡子鞅殺邯鄲大夫午午子稷以邯鄲叛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知伯韓魏以公命伐范中行氏鞅復入絳盟知伯曰范中行氏雖為亂董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治亂者死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

以公主妻單于 漢婁敬說高祖曰誠能｜適長｜｜｜｜｜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上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數奇毋令當

單于（漢李廣見奇字）丈夫一取單于（漢李陵見盡字）獨衣絳緣諸于（漢元后字政君初入掖庭時元帝為太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曰此中一人可時政君坐近太子丨丨丨丨丨丨長御即以為是皇后送政君太子宮見丨丙殿得幸有身生成帝）諸將服諸于（後漢光武見儀字）章百上不省豈可比諂單于（後漢虞翊傳見怨字）不拜北單于（後漢鄭衆見拜字）識錞于（後周斛斯徵博涉羣書樂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莫之識徵曰此錞于也衆弗信徵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服）捹于（隋文帝皇考忠從周文帝狩龍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武為丨丨因以字之）于蔿于（唐元德秀為魯山令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命三百里守令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瑋光麗德秀惟以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丨丨丨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之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

〔禺〕亦石頭之與畨禺 後魏李安世爲主客郎勞接齊使劉纉纉指方山曰此去燕然遠近安世曰｜｜｜｜耳

〔盂〕穰田操一豚蹄酒一盂 史記淳于髡見家字 學盤盂 漢田蚡見書字 任棠置薤一本水一盂 後漢龐參見棠字 不忍罰盜金馬盂 吳孫登爲皇太子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責數之長遣歸家 獲嘉噉麤飯兩盂 晉惠帝見桃字 主藏奴亡一筒盃盂 唐柳公權見化字

〔雩〕孟夏龍見請高阿那肱雩 北齊源師見宿字

〔區〕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漢胡建守軍正丞所以慰薦走卒甚得其心監軍御史爲姦｜｜｜｜｜｜｜｜｜建欲誅之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坐堂皇上建趨至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云云 有田一壥有宅一區 漢揚雄｜｜｜｜｜｜｜

｜世世以農桑爲業 嬴氏椽卮吞嚼八區 蜀郤正作釋譏云｜｜｜｜｜｜｜｜

毀觀閣以下臨肆區 唐宗室臨見閒字 河南漢北爲戰區 唐高力士從元宗在蜀聞肅宗即位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于生人流亡｜｜｜｜｜｜｜｜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

〔驅〕燕昭王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見篲字 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 漢周亞夫見柳字 縣令負弩矢先驅 漢司馬相如見晚字 窮寇徐行驅 漢趙充國見羗字 羣牛食稻見而不驅 晉辛靈少時父母使守稻｜｜｜｜｜｜｜｜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靈曰萬物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此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終其性牛自犯之可不收乎 愧不與韓彭吳鄧並驅 晉吐谷渾吐延見思字 楊眉闊步直轡高驅 齊王僧祐亭然獨立不交當世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曰肆情違氣不顧朝典｜｜｜｜｜｜｜｜坐

蹟論赤棒擊文襄前驅北齊崔暹見裙字　吾當折杖驅隋李密與宇文化及隔水語曰卿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弒虐化及默然良久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丨丨丨丨丨之　三珠併一珠驢馬没

人驅五代劉延朗傳見神字

〔軀〕戕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後漢荀爽舉至孝對策曰世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誠可痛也

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後漢延篤見足字　智過其軀後魏陸俟子馛多智有父風文成曰吾常歎其父丨丨丨丨是後踰於父矣　但問勇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後周李檦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周文破齊神武於沙苑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云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正自如此文帝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汗流佛軀唐劉元佐見流字

〔俱〕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 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王曰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公之為惡乃與行俱 隋賀若弼遂所服 見猛字 戲閒與亂毋俱 唐渾瑊 見來字

〔駒〕木耦馬代駒 史記武紀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以｜｜｜｜｜｜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 千里駒 漢劉德楚元王曾孫也少有智略武帝謂之｜｜｜｜ 魏曹休字文烈太祖曰此吾家｜｜｜也 晉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為傳元繼室元子咸六歲隨繼母省憲憲謂元曰汝｜｜｜也以其妹之女妻咸 晉劉濉見毒字 晉載記符郎字元達神氣爽邁堅嘗目之曰吾家｜｜｜也 宋張敷風韻甚高武帝奇之曰｜｜｜也 梁宗室蕭映年十二為國子生武帝謂祭酒袁昂曰吾家｜｜｜也 梁王規字

戚明叔父陳深器之曰吾家｜｜｜也 梁劉杳字士深數歲明僧紹見之曰此兒筵｜｜｜ 梁王茂字

數歲大父深曰此吾家｜｜｜成門戶者必此兒也梁任昉見堆字 齊邱仲孚見限字 後魏李孝伯

太武徵為中散大夫謂其從兄順曰真卿｜｜｜後魏袁躍兄翻曰躍我家｜｜｜也 北齊馮翊王

潤神武曰此吾家｜｜｜ 北齊崔昂祖父孝芬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也 北齊元文遙見集

字後周杜杲其父曰吾家｜｜｜也 隋張乾威性聰敏世父果之曰吾家｜｜｜ 唐宗室萬張東

之見曰帝宗｜｜｜吾得其人 唐宗室仁武后曰兒吾家｜｜｜史名千里

廷論局趣效

轅下駒

漢竇嬰傳見翁字

歌驪駒

漢王式以詩教授後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

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博士式至諸大夫博士持

酒肉勞式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式曰聞之於師容｜｜｜主人歌客毋

庸歸令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

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

名家駒

後漢趙熹見遠字宋謝方明

見用字鳳雛龍駒晉陸雲見雛字返大宛千里駒晉苻堅見詩字家有

騧草馬生白額駒晉涼武昭王李暠字元盛嘗與同母弟宋繇及呂光太史令郭麐同宿麐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此其時也元盛後為敦煌令會郭謐等推元盛為敦煌太守元盛初難之宋繇曰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生矣

神駒後魏裴駿幼聰敏親表稱為｜｜因以為字

以彌尾青鏁楊小駒後魏宋翻見青字

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北齊祖珽字孝徵所來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奸耳順尚稱娘子時謔傳之

以計過坦駒唐高仙芝見服字

夢書皎皎白駒唐杜牧見畢字

拔槩驢駒唐酷吏王旭見槩字

〔癯〕列僊之儒形容甚臞漢司馬相如見意字

〔衢〕開第康莊之衢史記騶奭傳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為｜｜｜｜｜

｜高門大屋尊寵之注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 焚鴆四達之衢晉穆帝見烏字

八荒爲庭衢晉劉伶酒德頌

【俘】賀酒以賞俘陳武帝紀見奴字 諸將曾不得一俘唐吐蕃傳見寒字

【膚】夢小飛蟲入皮膚後漢馬后見身字 被褥泰溫不便弱體

柔膚魏王朗見溫字 拔箭斷口目膚唐王難得見目字

【夫】封樹爲五大夫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

｜｜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史記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九年王召即墨大夫曰自子居即墨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曰自子之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國人震懼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國大治 薛公乃聊小犬

夫史記孟嘗君過趙趙人聞其賢出觀之笑曰始以丨丨為魁然也丨丨丨丨丨耳孟嘗聞之怒客擊
殺數十百人戕一縣而去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史記呂不韋傳秦莊襄王者孝文王
子也孝文后曰華陽君無子夏太后生莊襄王孝文上華陽君葬壽陵而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別葬
杜東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漢燕
王旦見莪字楊與瘉薛大夫漢賈捐之見本字賢哉二大夫漢疏廣見
過字外黃女庸奴其夫漢張耳見容字宮婢自通中大夫後漢和熹
鄧后從兄康以太后臨朝久心懷畏懼託疾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皆稱中
大夫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夫康詬曰汝我家出亦敢爾耶婢怨還說康詐疾言不遜太后免
康越騎校尉歸國絕屬籍人但聞嗇夫後漢爰延見縣字母不保子兮妻
失夫後漢皇甫嵩見秖字名渠帥曰精夫後漢南蠻傳丨丨丨丨丨丨相呼為姎徒
姎烏朗反始知天下有丈夫晉惠羊后陷于劉曜曜以為皇后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

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足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妻爾時定不思生妻生于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耳曜甚寵之

今相觀察必繼老夫晉陶侃爲劉弘南蠻長史弘謂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矣

學家多士大夫晉韋逞母見母字

若天下騷擾君不作士大夫晉王彌見視字

方當使君爲宰夫晉苻堅載記見世字

王猛未多周亞夫晉載記苻堅使王猛圖鄴堅自率衆與猛會猛潛至安陽堅迎堅堅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何臨敵而棄衆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臣未多之云云

結殺姚聳夫宋杜驥守洛陽及到彥之敗驥欲棄城恐誅待姚聳夫將兵牽鍾于洛水驥給曰洛陽所乏唯人耳君率衆見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未晚聳夫信之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乃引衆去驥亦南奔白又帝本欲固守聳夫入城便走沮敗人情上怒殺聳夫

乞作士大夫宋江斆傳見客字

鬼謝徐秋夫宋徐秋夫見痛字

我翳於文士愧於武

夫梁元帝天才英發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帝素不便馳書常曰諭者以爲得言多折筭來吾筭此狂夫北齊許遵明善易筮文宣無道日甚遵曰｜｜｜｜｜｜｜何時得死布筭滿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北齊宋遊道爲司州別駕神武曰｜｜｜｜｜｜｜｜｜｜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召王大夫唐王鉷爲御史大夫畏李林甫謹事之安祿山見林甫稍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事｜｜｜｜鉷至趨走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鉷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親鉷誤責貸錢盧大夫唐裴度傳見夯字殺楊乾夫唐崔碣爲河南尹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淮間值龐勛亂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乾夫內悅其妻迅利其富賕占曰天殆不歸陰以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徐州平可久丐食歸徙見妻乾夫貽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歡恨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碣捕乾夫子并前獄吏悉殺之以妻還可久李振謗爲丈夫五代梁敬翔與李振俱爲太祖信任唐莊宗入汴敬梁臣李振喜邀翔俱入夜止高頭車功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

｜｜｜｜｜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手自經卒

我宰夫 五代吳越世家劉漢宏大敗持刀以遁追及之日｜｜｜也舉刀示之乃免

【鈇】周報竊鈇 漢表見臺字

【符】讀周書陰符 史記蘇秦見摩字

常山上藏寶符 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寶符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毋卹果賢廢太子立毋卹是為襄子

如姬盜晉鄙兵符 史記魏信陵君姊為趙平原君夫人秦圍趙趙求救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之魏王畏秦止晉鄙至鄴不進平原君數讓公子公子說王萬端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欲赴秦軍俱死公其客侯嬴曰臣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斬其仇頭以進公子誠一言請如姬如姬剋得虎符奪晉鄙軍公子從之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授兵屠肖朱亥可使擊之公子泣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遂行至鄴矯王令代晉鄙晉鄙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勒兵救邯鄲當

此時平原君不殺自此手人刻玉符史記呂不韋見居字銅虎符竹使符漢文

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安知尺籍伍符漢馮唐見用字顧陳泰

階六符漢東方朔諫武帝起上林苑曰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盤意犯隆指｜｜｜｜｜｜｜以觀

天變因叅泰階之事拜大中大夫慨然買入關符後漢郭丹見關字壺翁符

後漢貴長房見魋字常把辟兵符魏董卓脅中郎將牛輔恇怯｜｜｜｜｜以鈇鑕致其傍

以自殭桃符晉青王攸為景帝嗣特為文帝所愛每見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座也幾為太

子數矣帝疾應攸不安執攸手授武帝太后臨崩亦流涕曰｜｜性急汝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必不能

相容後武帝眾聽荀勗馮紞之譖出攸外鎮未發嘔血薨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伯符晉殷仲文見意字恒山老翁授開心符北齊吳遵世少入恒山忽

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菀水呑之遂明占卜文裏引為叅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發射使筮遇剝

李業興曰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雲遵世曰坤為地上制水故知無雨文襄曰遵世若著賁

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得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吾意故賞也須史雲巖二人各受賞罰

賜玉麟符 隋衛元字文昇煬帝幸遼東元為京師留守煬元感反元率衆援東都破之帝還元與東都留守與子蓋俱｜｜｜｜以代銅獸

履中竇置符 唐棣王炎見中字

駐馬辦府檄軍符 唐房元齡見叢字

寶符 唐張嘉貞引韓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年朝宗以京兆尹見元宗曰陛下侍宰相皆以禮身雖沒子孫猶在延張嘉貞既一息｜｜猶未官帝憫然乃拜司禦率府參軍賜名延賞

歌桃林得寶符 唐韋堅見歌字

甲畫雷公符 唐李光顏敗葵賊于郾城數其｜三萬悉｜｜｜｜斗星署曰破賊北軍

神降丹鳳門謂應演德充符 唐陳希烈為左相天寶中有｜｜｜｜｜以為老子希烈曰臣侍演南華經陛下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認無非常應哉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其彼如此

煩元女一符 唐高駢在淮南為妖人呂用之所惑其將畢師鐸舉兵攻城以誅用之為名駢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為門衛所執隨已處置不爾｜｜｜｜｜耳

〔扶〕出教休張扶漢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慚詔入視其疾令兩騶扶後漢宗均明帝以均才任宰相丨丨丨丨丨丨丨火發徐呼左右扶晉王獻之見火字道安升輦命權

翼扶晉苻堅見流字

〔皃〕太史候雙皃後漢王喬見舄字海皃晉張華見毛字鴻飛天首楚人以為乙越人以為皃齊顧歡傳見乙字射雙皃後魏賀拔勝自梁還闕中見周文不拜尋而自陳後從宴昆明池有雙皃遊池上周文授弓矢曰請以為歡勝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封不庭皆如此也周文大悅因此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五代唐莊宗父晉王克用善射能仰中雙皃

〔無〕有叔如此不如無漢陳平見肥字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漢匈

奴冒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

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后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

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云云它郡自

有平原自無後漢史弼為平原相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無所

上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

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丨

可為黨從事大怒收郡僚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解以俸贖罪老子是有聖人體無

魏王弼見有字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晉杜

晏見部字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宋江智深與沈懐文友懐文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江智深手丨朕為有為無梁王份為起部尚書武帝問羣

臣曰丨丨丨丨丨丨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北齊

琅邪王儼見晚字 今日便是忠孝並無 後周宗懍初以父高之犯憑願終身菜食梁元帝時至吏部尚書大進魚肉劉𢿱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懍不能對

瞑然忘之如本無 隋高熲為左僕射免文帝曰我于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七月識之無 唐白居易生七月姍指之無二字試之百數不差

〔蕪〕

范萊蕪 後漢范冉一名丹字史雲為萊蕪令遭黨事禁錮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宿客廬或依宿樹蔭十餘年乃結草為室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丨丨丨冉捃拾得麥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莫運冉後知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誓不受

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後魏李彪求修史表曰東觀中圯冊書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云云

南人簡約北人深蕪 北史儒學傳見華字

〔巫〕

投巫 史記西門豹見婦字

陽狂為巫 漢蒯通說韓信不聽惶恐丨丨丨丨

斬午

賓巫 後漢班超使于窴其王廣德意甚踈且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取以祠我超密知其狀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斬首送王王惶恐降

小巫見大巫 吳張紘字子綱魏陳琳與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神氣盡矣

斬女巫 唐王璵為相肅宗不豫大卜言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一巫美而蠧以惡少數十自隨所至尤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璵不能詰

大旱禱雨舞固巫 唐黎幹見廟字

〔誣〕以莊老為矯誣 後魏崔浩見說字

〔須〕勸立塢濡須 吳呂蒙見塢字

陳五不可四不須 晉杜預為秦州刺史時齒冠隴右安西將軍石鑒使預擊之預以官軍懸之須春進討｜｜｜｜｜｜鑒大怒奏預檻車徵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齊裴昭明曰人生何事須聚畜｜｜｜｜｜｜｜｜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 齊柳世隆見孫字

問劫何須 梁張眉為無錫令過劫｜

丨丨丨劫以刀斫其煩眉目咄咄丨不易餘無所言 勍故人元屋須後魏源懷見呂字

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性清苦曾入朝遇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上異之 今雖平其亡跬可須唐房元齡隋開皇中言上不爲子孫立長久計終內相誅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事未可知宜坐須唐李石見騎字 衣食可適

飢飽不宜復有所須唐元結父見飽字 茂松清泉臣所須唐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問所須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既不之帝尊異之

〔鬚〕變形剪鬚後漢夏馥見炭字 誤殺無鬚後漢何進死袁紹等勒兵捕宦官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死者至自發露乃免 口銜鬚後漢溫序見土字 捉鬚魏劉雄鳴見霧字 董經奮白鬚魏焦先見時字 對賓客虬鬚魏崔夷見視字 黃鬚魏任城王彰見奇字晉明帝見來字 捋鬚吳朱桓爲將軍還也孫權出祖桓曰臣當遠去願一

丨陛下丨丨攏几前席柜進前丨丨曰臣今日真可
謂丨虎丨矣 晉桓伊傳見歌字 梁何點少著遁
節武帝與有舊及即位召入華林園欲以為侍中點
丨帝丨曰乃欲臣老子鮮疾 北齊李元忠與神武
同義舉累遷太常卿每宴席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
此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
無畏如此老翁不可過耳元忠曰止為此老翁難遇
所以不去因丨翁神武丨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
後周梁士彥守晉州齊後主親攻之樓堞皆盡短兵
接武帝六軍至解圍士彥見帝丨帝丨而泣帝亦為
流涕 後周王軌以武帝太子多涼德因內宴上壽
丨帝丨曰可愛好老翁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然之
但諸子並幼不能用其說太子即位是為宣帝乃誅軌

滕脩不信鰕鬚 吳呂岱溥見呂文字

嘲張裕饒鬚 蜀張裕見居字

觸猛獸之鬚 晉傳咸為中丞以汝南王亮輔政專權者諫之曰往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鄙而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頌丨丨丨丨丨所以敢言者庶殿下識其不勝臣臣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令丨丨丨丨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

笑張華纓鬚 晉陸雲見疾字

怒咀鬚 齊柳世隆為郢州行事沈攸之反攻州其將壞

兵請降世隆納之收之怨銜鬚咀之單旅逐散以五色眊辮鮑泉鬚梁元帝子方等見眊字讀書昏睡麻炬爇鬚梁劉孝摽見炬字求出家自誓燔

髮鬚梁劉勰見髮字教種鬚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弟||以錐刺作孔插以

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俘諸門有惡疾以呼沲為墓田故及之前死

月餘落盡鬚北齊李元護見死字我自告白鬚北齊崔伯謙見皮字截鬚

北齊盧潛為黃門侍郎鄭子默諧之文宣杖潛一百仍|其||潛容色自若北齊許惇見薄字和

藥剪帝鬚唐李勣見灰字姊病為粥燎鬚唐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勣自為粥而

燎其鬚姊戒止勣曰姊多病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李緯好鬚唐房元齡為相太宗

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作尚書謂何曰惟稱||||

無它語帝遽改啓事誤禮無鬚唐竇懷貞為相甚諂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誤

為之禮涕泗氷鬚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高宗崩思謙扶疾入臨||||毋李有

鬚 唐李光弼|||||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光弼與弟光應節制皆一品夫人死葬長安將相眞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為榮

鞠康謙一夕脫盡鬚 唐敬羽見鬼字

照鏡歎白鬚 五代南唐李昇初為楊氏相封東海王昇||見||顧其吏周宗歎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池州刺史

〔趨〕

傳曰趨 漢叔孫通見禮字

入里門趨 漢石奮見車字

曳踵趨 唐姚元崇見踵字

見李林甫俯伏走趨 唐王鉷見大字

〔輸〕

為賦相灌輸 漢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注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與商賈轉販者||||置平準于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 公

調一年三輸 宋劉疑之見車字

以從叔比邪輸 北齊魏收見卿字

〔樞〕

甕牖繩樞 秦紀見旗字

韓魏天下之樞 史記范雎說秦昭王曰||中國之處而||||也王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

後漢王符潛夫論鳥以山爲埤而增其巢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卒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貨財而行驕僭耳

人體動搖當如戶樞後漢華佗見戲字

〔姝〕賴我得是反不知姝後漢崔烈見萬字改姝字爲姝梁劉孝綽見宅字

還韓宏名姝唐李光顏數困蔡賊都統韓宏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遺光顏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子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日月下厚賂使者還之士氣益勵

令狐綯不受麗姝唐畢誠宣宗宰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誠思有以結綯求麗姝獻之綯曰太原于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不受誠亦放之爲太醫李元伯所聘進之帝有寵

〔芻〕爲二千石躬自斬芻後漢第五倫見馬字

廬前置生芻後漢徐稺見前字

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後漢趙壹見賢字

牛犯其禾

稼屨送芻晉朱冲見牛字數伐馬芻宋蒯思見士字郎餘令祭以白

粥生芻唐呂方毅見隅字為李憕盧弈蔣清續體結芻唐顏真卿見雛字

軍中居茅庵卧束芻五代馮道見庵字

〔珠〕合浦還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珠與交阯貿食先時守宰貪穢詭人求珠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阯界行旅不至貨者餓死嘗到官歲餘去珠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貫流通稱為神明

以薏苡為犀珠後漢馬援見用字誣孫奮母盜紫金

白珠後漢梁冀見婢字

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後漢趙壹見賢字

求市徑寸明珠魏蘇則為侍中文帝謂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獻徑寸明珠可復求市否則曰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

老蚌出雙珠魏韋康見蚌字

孫權遺一斛大珠蜀宗預見斛字

綠珠晉石崇妓曰｜｜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求之崇別館在河陽金谷一名梓澤方登京臺臨清流使者以告崇盡出婢妾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穀使者曰

受令指索｜｜崇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于樓介士到門崇謂｜｜曰我今謂尔得罪｜｜泣曰當效死於官前自投樓下而死崇謂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散之崇不能答生族

章丹陳珠晋夏統會稽人其從父祠先人迎女巫｜｜｜｜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甲夜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破舌吞刀吐火輕步佪巻靈談死笑貌驚愕不曰門破藩直出責諸八曰奈何迎此妖物夜與遊戲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

雙珠宋孟顗衛將軍昶弟也並美風姿時謂｜｜謝靈運傳

逼奪陳玉珠宋劉媽封建昌公爰從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摛頗怨帝令有司枉奏將殺之人獄數宿鬚髮皆白得免死

摘梅帖烏珠梁柳惲見梅字

此吾家明珠梁劉孺幼聰敏叔父｜｜瑱常置坐側曰｜｜

｜｜驟雨殿前有寶珠陳庾寄傳見頌字

吾以鄉老蚌遂出明珠後魏陸印傳邢郡謂其父曰｜｜｜｜｜｜｜｜｜

三月末四月初揚灰鞍土覔眞珠後魏酈朱彥伯見梯字

不市突厥明珠隋文獨孤后見遙字

筮知隱徑寸珠 隋楊伯醜善卜筮崖州嘗獻徑寸珠使者陰易之文帝疑焉召伯醜令筮其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責之果得本珠 滄海遺珠 唐狄仁傑爲汴州參軍爲吏誣陷使閻立本召訊其才曰仲尼觀過知仁君可謂｜｜｜矣 疑李宏節家人賣珠 唐屈突通傳見馬字 集號聯珠 唐竇羣見集字 家娶婦賜二銀榼珠 唐李可及見彈字 一言過蕙秉明珠 唐薛衣見言字 三珠併一珠 五代唐劉廷朗傳見神字

〔殊〕問諸儒所以安集百姓言人人殊 漢曹參見寄字 九歌畢奏斐然殊 漢郊祀歌｜｜｜｜｜｜琴竽瑟會軒朱軒朱朱軒也 鳴 不墜基業其在文殊 梁王訓幼聰警父暕曰｜｜｜｜｜｜｜文殊訓小字 遂與火頭食子稟賦不殊 梁何遜叔僩字彥夷宦遊不達作拍張賦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

｜｜｜｜

｜｜｜｜

〔銖〕所得未毛銖晋祈嘉見賓字

〔雛〕棄如腐鼠孤雛後漢竇憲見鼠字　童兒憐雉方將雛後漢魯恭見異字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蜀諸葛亮初客荊州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訪世務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燒鴆鳥雛晋石崇為荊州刺史在南得鴆鳥雛以與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為司隷所糾詔原之燒鴆鳥於都街　若非龍駒當是

鳳雛晋陸雲六歲能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持論過之吳興閔鴻曰此兒｜｜｜｜｜｜｜｜

服藥吐雞雛齊褚澄見多字　薛元敬是鵷雛唐薛元敬見鳳字　殺梨

園弟子胡雛唐崔隱甫為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負罪匿禁中元宗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重樂工請解官帝遽與胡雛殺之　妻勸異居因易置庭

樹烏雛唐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令鬪且鳴妻曰天下亂禽鳥

不相容兄人邪君世即與兄弟異居月餘知其謀斥去妻子兄弟流涕以告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為染縣號義成鄉其居凡六院兵一庵

【儒】聖儒 史記太倉公曰其人｜｜ 坑儒 見秦始皇中字 不喜儒 見漢高祖狂字 柔仁好儒 漢元帝見度字 魏其武安俱好儒 漢竇嬰田蚡傳 為天下安用腐儒 漢黥布傳高帝置酒折隨何曰腐儒｜｜｜｜｜｜哉何曰陛下攻彭城楚未去齊也｜發步卒五萬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為護軍中尉 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漢賈山｜｜｜｜｜｜｜｜｜｜｜ 列僊之儒 漢司馬相如見意字 駘騶朱儒 漢東方朔｜｜｜｜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欲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即上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頓首號泣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令待詔金馬門索先各及

喜非毀俗儒 後漢桓譚徧習五經不為章句｜｜｜｜｜由是多見排抵 處士鄙

生志其拘儒 後漢左雄傳論｜｜｜｜｜｜｜拂中枉矯以企旌車之招注拘儒褊狭也

著周官訓詁不能有異於諸儒 後漢張衡｜｜｜｜｜｜崔瑗以為｜｜｜｜

｜｜匡衡俗儒 吳孫權嘉禾元年羣臣請郊祀權曰郊祀當于上中羣臣曰周文武郊于鄧鎬非必王中權曰見何經典羣臣曰漢忠臣衡奏權曰｜｜｜｜不可用也 君博學通綜

何以大儒 晉范宣字宣子家于豫章太守庾爰之問曰｜｜｜｜｜｜｜｜｜宣曰漢興貴儒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宣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某不與易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此語何出宣曰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人莫之測也大元中范寗為豫章太守寗亦儒博學通綜在郡立鄉校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文人麗則傷俗質則過儒 梁何遜見俗字 六儒

隋馬光開皇初與張仲讓等六人俱徵並授太學博士時號｜｜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仲讓未幾告歸著書十卷曰此書若奏必為宰相何至作章句儒唐李靖嘗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

渠老一儒唐馬燧少與諸兄學輟業歎曰天下方有事大丈夫當以功濟四海｜｜｜｜哉

罷貢侏儒唐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

【襦】

紈袴綺襦漢班伯見出字

兵士寒凍不與官襦晉宣帝為魏將平公孫文懿於遼東兵士寒凍乞襦弗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城上持更者年過六十無襦晉劉宏鎮荊州夜聞｜｜｜｜｜歎聲甚苦遂呼省之｜｜｜｜｜羸疾｜｜宏愍之乃謫罰主者給韋袴複帽轉以相付

大寒母方為作襦晉韓伯字康伯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令伯捉熨斗謂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故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

麻襦晉｜｜不

知何許人莫得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乞丐恒著丨丨布裳故云丨丨乞得米穀輒散置大路曰飴天馬丨

越興太守收送季龍季龍與語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送還本縣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柱

橋柱不流人以為一柱殿下即此也元帝嗣位江左以為天馬之應

逆乞人脫襦齊武陵王曄武帝弟無寵未嘗處方岳常怨貧薄冬月過竟陵王丨良丨丨丨丨丨與之子哀見曄衣單進襦曄曰裁與向人亦復何異

檢巫身得襦梁袁君正為豫章內史小疾主簿薦巫師萬世榮世榮曰須得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袖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得之刑於市

謝朓割氈脫襦梁江革見氈字

蔡法度憚其清嚴不敢與襦梁碩協見者字

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陳賀德基見巾字

著紅羅襦後魏樂良王忠見衣字

食弊襦後魏溫子昇為中書郎元任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謀方使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丨丨丨而死

臨陣著帛展襦後周唐永見意字

衣以青布衫襦五代唐劉贊父為縣令贊始就學丨丨丨丨丨丨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

食食贊卌下曰肉食君之祿也尓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尓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誅】請從會稽之誅史記越世家見意字宓羲黃帝教而不誅史記趙世家見怒字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漢鄒陽傳見節字灌夫爭杯酒不足誅漢竇嬰見斜字當取姦惡成嚴霜之誅漢孫寶見俚字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後漢鍾離意傳見建字隱伏之姦非聖不誅晉顏含傳見佞字

【株】龍陽洲種甘橘千株吳李衡見奴字成都有桑八百株蜀諸葛亮表後主曰|||||||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言沙苑戰所准當時兵人種柳一株後周文帝見柳字

【廚】饑虎牧牢豚餓狼守庖廚後漢仲長統見豚字趙稚長可使

監廚 後漢禰衡見客字 八廚 後漢黨錮見禮字 貯酒步兵廚 晉阮籍見尉字

毋住止唯樵薪二廚 宋范煜見薪字 焚責券一大廚 宋顏觀之見券字

陸公書廚 齊陸澄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曰丨丨丨丨也

遣奴取發公廚 唐竇軌為益州行臺僕射戒家奴毋出外忽丨丨丨丨丨丨悔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斬之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因併斬

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 唐徐有功為秋官侍郎坐故出反因罪周興請誅之武后不許猶免官俄起為侍御史辭曰臣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酒然相賀

〔榆〕

詔豐謹治枌榆 史記封禪書見社字

令民口種一樹榆 漢龔遂見犢字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漢馮異見池字案注淮南子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谷永戶令巴過期尚在桑榆此蓋亢武言

課百姓樹榆 魏鄭渾見離字

亡國失土

不識枌榆 齊沈文季吳興人為太子右衛率武帝在東宮宴朝臣文季數酒勸褚彥回彥回甚

不平啓帝曰文季謂彥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

｜｜｜藏胞之坎生榆後魏道武見坎字諧榆後魏宗室天穆傳見賊字大才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後漢隱逸眭琴趙郡人好飲酒浩然物表或謂曰吾聞｜｜｜｜｜｜｜｜｜｜｜｜｜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樹檝以槐易榆唐吳湊見槐字歲饑粥屑榆唐陽城見粥字齕尾榆唐敬羽肅宗時為御史作巨枷號｜｜｜囚人多死齕方結切大力貌

【騟】決波騟唐回鶻傳見騠字

【瑜】何故懷瑾握瑜史記屈原見中字題驢面曰諸葛子瑜吳諸葛恪傳見驢字當今仲宣何長瑜宋謝靈運見遇字將焦通觀孔子廟韓伯瑜隋裴彥光見通字

【揄】舉手邪揄後漢王霸為光武功曹令史王郎起移檄購光武光武石蓟令霸至市中募人

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之霸慙懅而還光武南馳至滹沱河候吏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人懼光武令霸往視霸恐驚衆還詭曰冰堅可度遂前比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愉】攫之深醳之愉 史記齊威王見聞字 高賢愉 漢安世房中歌曰｜｜｜樂民人注上者有愉愉之德人人皆安樂也 王仲德歸王愉 宋王仲德太原人初自北奔晉北土重同姓並謂骨肉遠相投者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南貴盛是太原人乃歸愉而愉接遇甚薄

【史】心惛然恐不能須臾 荊軻傳太子曰｜｜｜｜｜｜｜ 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漢廣陵王見心字 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 後漢發綱見君字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晉劉伶酒德頌

【腴】九州之上腴 後漢班固西都賦華實之毛則｜｜｜｜｜焉 東野丈人耕汙腴 晉王沉見壚字 得父膏腴 齊謝朏莊第二子能屬文武帝謂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

言儉曰｜｜｜｜江海有意膏粱華腴唐柳冲傳元魏孝文時差第閥閱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有令僕者曰｜又有甲乙丙丁姓曰四姓

〔諛〕不為陶穀之諛五代周高載在翰林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進用而穀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其文粲然穀徒進諛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其辭大抵類非優裁論議雖不及昭儼｜｜｜｜｜｜也

〔萸〕占當有祆樹生後無錫生四株茱萸晉郭璞見陵字

十一模

〔謨〕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後漢楊元見怨字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宋宗越見徒字晉州男子卹謨唐元載傳見監字

〔通〕城上烏尾畢通後漢志桓帝初謠曰｜｜｜｜｜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

此謂政貪也｜｜｜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
共謂人主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利壟人將畔父
既為軍吏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
言前一人討賊既死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
間者言帝將崩迎靈帝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
室金為堂者靈帝母永樂太后好聚金為萬金堂也
石上慊慊舂黃粱者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
使人舂黃粱食之也粱上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言永樂教靈帝賣官受錢祿非其人天下怨望欲
擊懸鼓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未
嘗督賦而輸無逋唐劉晏見期字陽蒲逋唐林邑呼其王為｜｜｜太子為阿
長逋鋒掣逋唐吐蕃憲宗賜｜｜｜書乃虜浮屠豫國事者
〔租〕李牧自用軍市租史記李牧見怯字漢馮唐見用字莫府以便宜輸民
閒當免不絕輸租漢兒寬見寬字蕭望之非增海租漢食貨志見出
字收其貨財減天下半租後漢梁冀見半字奏請冀州一年
田租｜｜後漢皇甫嵩破黃巾為冀州牧｜｜｜｜｜｜以贍貧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

毋不保子号妻失夫賴得皇甫方復安居殺五部督郵以稽租魏孔融見郵字孤

貧業運租晉袁宏見詩字受餉代貧人輸租梁何敬叔見餉字聽人

以葚當租後魏崔道見糧字鐵簪畫壁記田租唐漢陽公主順宗女性儉

常用｜｜｜｜｜｜｜所入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女驕盈貴從可戒不可恃太宗恚

皇甫德參曰是子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唐魏

徵傳見裴字京兆尹倩為奏免責輸租唐蕭祐見蒙字償粟以橋

壞囊民租五代王周見過字衣青裙押佃户送租五代周行逢妻見城字

字

〔徂〕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北齊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遥望羣大

競走諸人令試目之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

〔蒲〕寫書截蒲漢路溫舒見書字晉王育見羊字伏青蒲漢史丹為駙馬都尉元帝

欲易太子以定陶王代之丹伏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上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名號繫於百姓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安所受此丹曰愚臣妄聞罪當誅云云太子由是遂為嗣注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

鞭用蒲後漢劉寵齊崔慧景見徵字　時旱民取陂澤

芰蒲唐杜悰見米字

〔蒱〕知劉毅以樗蒲宋武紀見萬字　知桓溫以樗蒲晉劉惔見為字　牧豬奴戲樗蒲晉陶侃見陰字　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北齊祖珽字孝徵以含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文襄杖之四十

馬瑙鍾擲樗蒲後周薛端見鍾字　橫刀誓樗蒱後周王思政自以非相府之舊不自安周文曾解金帶與群公樗蒲曰先得盧者與之羣公莫得至思政跪而誓曰王思政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若此誠有實願擲為盧若內懷不盡使不作也

使當殺身以謝所奉拔佩刀横脉上拊髀擲之此周文止之已爲虚矣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

【都】三年成都史記帝舜見居字 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漢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善相如舍都亭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爲鼓一再行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文君內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令侍人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絕殊離俗妖冶閑都漢司馬相如上林賦青琴虙妃之徒｜｜｜｜｜｜｜｜｜靚粧刻飾便嬛綽約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予心愉於予側 從外國容過大都漢張騫傳見林字 百官但事馮子都漢霍光傳見箏字 匈奴爲偶人射郅都漢郅都爲鴈門太守｜｜至｜｜｜｜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出入三歲上林成都後漢馮異見池字 塵

織紙墨注吳都魏衛權見賦字楚九州渚吳九州都吳孫皓遣使祭
石印山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皓聞曰從太皇帝｜｜
至我四世太平之主非朕而誰尋以降亡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吳薛綜見腹字旦
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晉王廙見嘯字更令所在表遷賀
都晉桓元見注字麻都北齊神武初為魏懷朔鎮函使王洛給令史麻祥使祥以肉啗之神武性
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神武起兵攻鄴祥為湯陰令神武呼曰｜｜科懟退四
歲能誦三都後周蕭大圜見賦字挾矛駷馬刺郎支都唐王難得見狀
字黑雲都唐楊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定霸都唐劉仁恭為盧
龍節度棚其境內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黥其面曰｜｜｜得二十萬人顧戰南都唐徐
約為蘇州刺史錢氏攻之約驅民墨鑱其砂曰｜｜｜｜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窘入海死
感恩都唐董昌鎮浙東人小過輒族人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乎貸而死衆曰諾昌厚

養之號｜｜｜橫衝都五代唐明宗名嗣源太祖養以為子所將騎號｜｜｜由是李横衝名重四方

鴈子都落鴈都五代朱漢賓初事梁太祖養以為子是時梁方攻兗鄆鄆州朱瑾募驍勇黥雙鴈子頰號｜｜｜太祖聞之更選勇士號｜｜｜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鴈

〔徒〕毛公藏於博徒史記信陵君見游字夾須賈以兩黠徒史記范雎見祿字吾高陽酒徒史記酈食其初謁沛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何如人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使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食其瞋目按劍叱曰｜｜｜｜｜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劇孟博徒漢爰盎見孟字株送徒漢食貨志見送字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後漢申屠蟠見京字口說四十二縣囚徒後漢應奉見狀字公為吏子為徒後漢志見遁字相呼為姎烏朗反徒後漢南蠻傳見夫字射酒徒蠻時

苗見濟字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晉張大錫見士字寧作五年徒宋宗越為將好行刑誅時王元謨亦御下少恩將士語曰｜｜｜｜｜不逐王元謨元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汝得既陽令我亦作司徒齊王敬則見闕字題吾墓云酒徒陳陳暄見兵字魏收輕薄徒北齊崔㥄初為常侍求人惰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耳又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銜之收後與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自稱司徒北齊陸法和初為梁元帝以道術破侯景帝以為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啟文自稱居士後又｜｜｜｜帝以其功重就加司徒在州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佛所與主上有香火緣見主上應有報至啟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救也於是供食具大餼餅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欲赴江陵元帝又止之江陵陷梁人入魏米見餼餅焉執板暗唱工徒唐崔善為見唱字煙波釣徒唐張志和自號｜｜｜｜亦號天隨子

【塗】銅沓冒金黃塗漢趙飛燕見階字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史記蔡澤之趙見逐｜｜｜｜｜｜｜｜閒應侯任鄭安平王稽負重罪於秦乃西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漢梅福上疏曰臣｜｜｜｜｜｜｜｜｜｜｜｜｜｜｜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注曰戶牖之間為負扆法坐正坐也猶言法宮法駕也欲避第仕塗後漢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多意弃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還規縞素越界迎之因令客謂并州刺史胡芳曰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安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注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蘇塗後漢三韓傳諸國立｜｜注｜｜之義似浮屠屋以椒塗晉石崇見薪字為大將盛夏屬而立于塗唐王元陽為陳許大將節度曲環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僑而立于塗林從乃就舍故田椒歲稔軍用常足

【圖】獻燕督亢之圖史記荆軻見走字公王帶上明堂圖漢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東北阯有古明堂處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黃帝時｜｜｜於是上令

汝上作明堂如帶圖注說者讀公王為宿非也單姓王者漢司徒王允自音宿耳日夜與左

吳等按輿地圖漢淮南王安謀反————部署兵所從入口對

兵事畫地成圖漢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問紂踞妲己圖漢敘傳班伯成帝時為侍中時張放等愛幸設飲宴之會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是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歎曰久不見班生今復聞讜言放等不懌自引起

信都城樓上披示輿地圖後漢鄧禹見渡字日西方暮其可圖後漢鄧元見相字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後漢王景為河隄謁者修汴渠顯宗————渠成

遷徐州刺史

八陣圖 蜀諸葛亮推演兵法作｜｜｜

畫建章圖 晉張華武帝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

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 晉何曾傳武帝每延羣臣｜｜｜｜｜｜｜｜｜｜｜｜｜｜曾謂其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禍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子綏為東海王越所害綏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作偏箱車依八陣圖 晉馬隆見石字

識八陣圖 晉桓溫見勢字

製木方丈圖 宋謝莊字希逸｜｜｜｜｜｜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縣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

罪高浮圖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驅曳下殿

畫漢武北伐圖 齊王融為中書郎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融因此關北伐議

取素琴石硯孝子圖 梁王慧見硯字

左右常陳列女圖 西魏廢帝字文

右見意字遺以陳平度河歸漢圖後周劉璠初爲梁蕭脩平北司馬及武陵王紀

稱制于蜀召之欲以爲中書侍郎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遺之璠若求還紀知不爲用遣之與姻

舊茘支圖唐劉崇龜爲嶺南節度姻素求于以射率不荅但寫茘支圖與之手寫尚

書無逸爲圖唐崔植對穆宗曰宋璟嘗｜｜｜｜｜｜｜｜｜勸元宗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

贈朽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令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上河北險要圖

唐李吉甫見壁字九老圖唐白居易與胡杲等九人皆高年不仕人慕之繪爲｜｜｜所

坐堂有崖州圖唐韋執誼不喜人言嶺南州縣及附王叔文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視易

句試觀之則崖州也以爲不祥果貶死崖州蝦蟇津沈孟昭圖唐田令孜見津字

識桉樂圖唐王維見柏字禁鞭背以覽明堂圖唐刑法志見背字詔

頒均田圖五代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王者之政自此始仍詔

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十歲大均天下之田射畫虎圖五代李守貞漢時爲河中節度

畢兵反會將吏大飲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以者中其掌一發中之益自負及城破自焚死詩題

鍾馗擊鬼圖五代錢忠獻王薨弟廢王文大將胡進思自忠獻時見尊禮廢王立而畀倚之進思不能平會大閱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諫太厚王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王題詩其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將殺已是夕廢王

〔菀〕時人謂之於菀隋趙仲卿性麄暴爲朔州總管塞北屯田纖有不理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判棘中｜｜｜｜｜｜由是秋穫歲廣邊戍無餽運憂

〔壚〕文君當壚漢司馬相如見立字經黃公酒壚晉王戎位司徒書｜｜｜｜｜下過謂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下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羇雖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醉臥近當壚晉阮籍見設字與車前三騶詣道邊酒壚齊謝幾卿見飲字

〔盧〕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晉載記慕容垂見祥字幾得盧宋顏師伯

爲侍中孝武常與樗蒲帝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尔日師伯一輸

百萬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齊張瓌家吳郡高帝以吳郡守劉遐與劉彥節潛相

影響令聚斬之事平即授太守張沖曰瓌||||||||矣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來既何

欲王反聞之驚乃是阿兄嗟反盧梁韋叡爲世名將昌義之請叡及昔景宗設錢二十萬官賭之叡

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不尚勝如此跪誓樗蒲擲得盧

後周王思政見蒲字賦都盧唐元載見篇字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

崔盧唐杜中立文宗凵謂宰相曰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卜|||||||||||

耶詔宗正卿取中文尚眞源公主

【鑪】天地爲鑪漢賈誼賦誌公覆香鑪齊江淹傳見庆字禁銅吳令

以鑄翔鳳硯蓋盤龍火爐梁武帝見蓋字梁武夢眇僧執香

鑪梁元帝見硯字夏設飲扇冬有籠鑪梁南平王偉見扇字棺內唯安

白布手巾麄香鑪梁周宏直遺疏曰氣絶之後不見先人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進善友又須香煙｜｜｜｜｜｜｜而已夢兩天人手執香鑪梁陶宏景母郝氏｜｜｜｜｜｜｜｜來至其所已而有娠生宏景指香案鑪唐鄭覃為相文宗嘗謂百司不可一日弛情因｜｜｜｜此始筆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賦土火鑪唐孫逖年十五見崔日用令｜｜｜｜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

〔蘆〕何必避世深山蒿蘆史記東方朔見門字道士求飲留一瓢蘆齊徐嗣伯曾祖熙好黃老有一｜｜｜｜｜｜｜｜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至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後世果以醫顯北僧南渡齋漢書敘傳于瓢蘆梁蕭琛見傳字室生蘆唐李全忠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或曰蘆茅類公第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後為幽州節度傳二子匡籌匡威

〔顱〕萬里頭顱後漢袁見里字的顱蜀先主在荊州劉表因宴會欲取之先主覺潛遁出

所乘馬名丨丨走墮襄陽檀溪水中先主曰丨丨今日厄矣可努力丨丨一躍三丈遂得過勸賣
的顱晉庾亮在武昌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于主勸賣之亮曰曷有以己之不安移之于他
人手浩慙而退持此頭顱後魏崔模見神字批顱唐武元衡見骨字
〔鱸〕盤中釣松江鱸後漢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上操曰今日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
魚耳慈求銅盤貯水釣盤中須臾引一鱸操拊掌大笑使鱠之曰恨無蜀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曰吾前
遣人到蜀買錦可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薑還併獲操使者報命秋風起思鱸晉張翰見
兵字
〔奴〕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史記魏豹曰漢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陽
為縛其奴史記田儋田事聽此奴史記季布見車字橫行匈奴漢季
布呂后時為中郎將單于常為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丨丨丨丨中布曰噲
可斬也以高皇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丨丨丨丨中面謾且秦以

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會又面訣欲樣動天下遂不復議擊匈奴　漢李陵見紿字王君困

自稱奴漢何並見卿字即無執視之如奴漢王溫舒見閑字貴愛桀

黠奴漢貨殖見刀字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後漢袁術與從兄紹有隙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乎傾竭饋問結監奴後漢張讓傳孟佗見拜字許訓不疏飲漿口口後漢應奉見匠字寧為魏公奴魏張魯見客字

吾州里有千頭木奴吳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不聽後密遣十客於武陵龍陽洲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謂其兒曰｜｜｜｜｜｜｜｜不責汝衣食歲止一匹絹亦足用耳後兒白母母曰當是種甘橘

叩頭願為奴吳孫綝就縛叩頭曰願沒為官奴孫休曰卿何不以滕允呂據乎遂斬之齊建安王子真武帝子也明帝殺高武諸王子真走入牀下與典籤幸出｜｜乞｜｜不從見害　北齊樂陵王見玦字樓上更直奴蜀周羣見哭字黃頭

鮮卑奴晉明帝見東字禹令袁毅謬言送三奴晉華廙見圍字分財

獨不及齊奴晉石崇見得字駑奴晉陸機見附字樗蒱者牧豬奴晉陶

侃見陰字火攻阿奴晉周顗見荣字不及方回故常奴晉劉惔與王羲之友

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每稱奴于惔惔曰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

｜｜耳相溫常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高自標

置如此齇奴宋前廢帝子業孝武子也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奏不利

于帝而止乃縱糞于陵肆罵孝武為｜｜織當訪婢耕當問奴宋沈慶之後魏邢巒

並見婢字會將吳兒女以配奴梁侯景見腸字城南酒家使鹵奴

陳武帝為梁相北齊兵度江至秣陵帝攻之齊兵大潰先是謠曰鹵萬夫入五湖｜｜｜｜｜｜｜自晉

宋以來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為鹵是時以賞俘賀酒一人裁一醉平陳之初悔不殺

任蠻奴陳任忠見力字筆頭奴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獵河西詔給肥馬弼命給弱者

帝怒曰｜｜｜敢裁量朕也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呼為筆頭又呼筆公衛曰事君使田獵不過盤

濟其罪小也不隘不度其罪大也故選肥馬備單買明主可以理千帝聞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後田于山北獲麋鹿詔尚書發車牛還之帝曰筆公必不與我不如馬運之速行百餘里而死表至帝曰筆公果如朕卜社稷之臣也又見筆字

元乂使奴遺馬并留奴後魏王琅見墜字

問馮文洛汝是誰家敦奴北齊上黨王妃見洛字

誘言奴北齊王昕不為文宣所喜文宣怒臨漳令嵇曄舍人李文師並賜朝臣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白文宣曰王昕比陛下于封後因稱疾不赴酣飲斬昕

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北齊唐邕見城字

營葬賣公奴後周王德見葬字

龍子釋奴隋盧昌衡思道見子字

斬取漿奴唐竇軌見厨字

請為安國寺奴唐竇懷貞為左御史大夫時歲犯左執法術家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丨丨丨丨丨丨不許

呼張易之為郎非其家奴唐宋璟見坐字

州僧夜飲遺火歸罪痞奴唐楊渾為江西判官丨丨有丨丨火其廬者歸罪痞奴單候受財不詰獄其渾疑其非執

僧僧首服馮球責賈餘奴唐柳玭家戒見敘字京兆尹願一見以三

百縑遺奴唐潘炎見縑字營州牧羊之奴唐顏杲卿守常山安祿山攻陷怒曰吾擢爾太守何負而反杲卿曰汝｜｜｜｜｜耳竊荷恩寵天子負爾何事而乃反乎祿山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詈不絕口賊鈎斷其舌曰復能詈乎含胡而絕

兄弟負醉奴唐陽城寄絶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愛才奴唐蕭穎士見才字從小奚奴唐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背古錦囊過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

丐鞭市鷄追亡奴唐杜生見鞭字鷄字受制家奴唐仇士良殺李訓等文宗鬱鬱不樂召學士周墀曰朕何如主墀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朕今｜｜｜自以不及遠矣

碑即仆璽為漢奴唐南詔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夷畏誓常以石揩捂馳一騎取

公主賜禪奴五代晉高祖李后唐明宗女同出帝北遷止于遼陽契丹永康王妻兄禪奴愛
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主｜｜｜｜之以｜｜｜見殺以責盜貲主藏奴
五代符彥超見全字罵董璋爾昔為李七郎奴五代唐姚洪見囊字

胡

亡秦者胡史記秦始皇使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鄭武公戮關其思以言伐胡史記韓非說難曰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人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其鄰人之父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以鄭親已而不備鄭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處知則難矣
捽胡漢金日磾見羅字以德懷小月氏胡
後漢鄧訓見曹字伏波類西域賈胡後漢馬援見用字請為諸君鼓
嚨胡後漢志見枯字吹笳去羣胡晉劉琨劉疇並見笳字撲殺西域健

胡莫敢校晉庾闡父東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諱胡晉載記石勒本西人既為趙王｜｜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翥惶懼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之勒參軍樊坦清貧擢為章武內史勒見衣冠敝壞曰樊參軍何貧之甚坦率然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以勵貧俗

止兒啼以劉胡宋劉胡為越騎校尉征討羣蠻往無不捷蠻甚畏之小兒啼語劉胡來便止

遙擲銑鋧仆西域胡陳蕭摩訶隨吳明徹攻齊秦郡齊衆十萬來援其鋒甚銳有西域胡妙于弓矢衆憚之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奪氣摩訶馳馬衝齊軍胡出陣前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中其額應手而仆

太保門外有冨胡北齊楊愔見物字

潛遣騎為阿弩越胡唐高仙芝見服字殺人

主名不立掠服醉胡唐韓思彥傳見兒字

使牧馬以貌類胡五代

康福見馬字

【瑚】以鐵如意擊珊瑚晉石崇見薪字改晃琉翡翠珊瑚晉顧和為

侍中初中興多闕晃琉飾以翡翠珊瑚雜珠等和奏非禮成帝始下太常改用玉

【醐】獻醍醐隋叢容三藏為廓州刺史人歌之書產繁滋獲醍醐奉獻山流膏如醍

醐北史龜茲見國字穆負為醍醐唐穆寧傳見味字

【湖】鼎湖漢郊祀志見鼎字分風宮亭湖後漢欒巴傳見鬼字草開臨平

湖晉武帝咸寧二年秋吳臨平湖草開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

平後四年晉滅吳求田踵湖休崲湖宋謝靈運求決會稽回踵湖為田文帝令州郡

履行太守孟顗以此湖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堅執不與靈運又求始寧休崲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非

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顗遂隙蓋譏顗事佛精懇也與敵萬夫入五湖陳武帝紀

見奴字賜鏡湖唐賀知章見居字不觀龍臨平湖唐褚無量見龍字

【壺】雅歌投壺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賞賜盡與士卒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重焉及卒博士范升疏曰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謚曰成侯後會朝帝曰安得憂公奉國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與老翁俱入壺後漢費長房見中字

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後漢獻紀注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朝廷榮之

葬陶家側幸見取爲酒壺吳鄭泉見側字

張府君如瓠壺蜀張裔爲益州郡守郡民雍闓遠通孫權裔到郡闓假鬼教曰———外雖澤而中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遂送裔於權

酒後詠魏武樂府以如意打唾壺晉王敦見節字

繫羊提壺宋孔淳之見棘字

瓢勺瓠壺齊卞彬見居字

錢燭常置壺齊趙僧巖見路字

裂冠投唾壺梁謝舉爲尚書令邵陵王綸好酒後聚衆賓冠手自裂投之唾壺嘗欲取舉幘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不敢聞命王甚慙

倩人書字於漿壺後魏游明根見字字

汜潛每節送酒一壺後魏胡叟見酒字誅張元昌以用金唾壺唐李石為相文宗謂曰左衛副使張元昌至用金唾壺比周李訓已誅之矣

狐

諸生斫持火狐魏管輅嘗候遠鄰主人患夫大輅卜敎南陌上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鄰從輅戒諸生求去不聽遂留宿生意圖已乃把刀倚薪積間歎有小物來前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斷腰視之則狐卿可謂鬼之董狐晉干寶其父先有寵婢母妬父亡母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十餘年母喪開墓婢如生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病氣絶積日後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寶遂撰集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猛獸不如羣狐宋王鎮惡從武帝北伐入關之功鎮惡為最武帝將歸留沈田子鎮惡帝私謂田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憚鎮惡也故二人常有猜心後鎮惡為田子所殺猶差卿世載雄狐宋王准之為御史中丞自曾祖彪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曰｜｜｜｜｜｜｜方

山射兩狐後魏山強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兩狐起前詔射之百步內兩狐俱獲議

夏日城狐後魏薛慶之為廷尉丞寺鄰民城夏日城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崔纂戎以城狐狻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辭義可觀焚九

尾狐後周武帝時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必昭有德令無其時恐非實録命焚之

賦兩脚狐唐楊再思為人佞而智左補闕戴令言丨丨丨以譏之再思怒請為長社令

人以為雄狐唐楊國忠與虢國亂每入朝並驅道中不施幃障丨丨丨丨丨

打夜狐唐宦者劉克明傳敬宗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丨丨丨

〔弧〕蹈參伐據狼弧史記秦紀見歲字

〔狐〕齊湣弔鄒狐史記魯仲連曰齊湣王過鄒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倍殯棺設北面天子南面弔也鄒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又見鑰字

程嬰立趙孤史記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絝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

程嬰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之以文葆匿山中嬰謬謂諸將曰吾知趙氏孤處諸將發兵隨之公孫杵臼謬呼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為匿十五年因韓厥復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

抱兒當戶

者欲吾開門撫孤 後漢龎參見崇字

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 後漢劉翊潁川人太守种拂引為功曹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古山澤拂召翊問之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幸之名若以此獲禍｜｜｜｜｜｜｜也拂從翊言

蔡邕

以為貞而孤 後漢朱穆著絕交論｜｜｜｜｜｜｜｜

本欲辱衛衛反辱

孤 後漢禰衡見搗字

巨源在汝不孤 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著忘言契康坐事臨誅謂子紹曰｜｜｜｜｜｜｜矣

〔辜〕顧假臣一月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 後漢楊球見汁字

吾矜天下無辜 梁庾詵鄰人被執為盜見劾妄款詵矜之以書質錢二萬代之酬償鄰人德詵

免謝詵詵曰｜｜｜｜｜｜｜豈期謝也

【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後漢志見枯字廟不

衵姑唐狄仁傑見勝字升堂乳姑唐柳玭家戒曰昭國崔山南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

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旦｜｜｜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

然則崔氏之門安得不大陸家姑唐張巡守睢陽其姊嫁陸氏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酤】吾焉能從屠酤後漢禰衡見客字西門受酒東門酤後魏鄭羲

見責字

【菰】秋風起思菰晉張翰見兵字病復安能食菰宋蕭嶷明帝朱緒見刀字

斬縳菰齊東昏侯入樂游苑人馬忽驚左右朱尚光日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乃縳菰

作明帝形斬之懸首宮門

【枯】小麥青青大麥枯後漢五行志桓帝初謠曰｜｜｜｜｜誰當穫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挈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俱反命將出衆每戰輒負中國
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
具車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
咽語也

函牛之鼎挂纖枯後漢劉陶兄危字涕淚著樹樹爲之

枯晉王裒字偉元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廬于墓側旦夕拜跪攀栢哀號｜｜｜｜｜｜｜｜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設燎相屬道樾爲枯唐太平公主下嫁薛紹自與安門｜｜｜｜｜｜｜｜

條落則本枯唐蘇瓌爲蒲州司法有父子連論死者瓌曰｜｜｜｜｜柰何俱死議貸其父命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呼】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後漢劉陶言張角

養魚皆名呼宋盧度見塋字

臘日使人作邪呼梁曹景宗爲領軍性好樂｜｜｜｜｜｜｜逐除徧往人家乞

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弄人婦女奪人財物武帝知之景宗懼而止 常以輩行呼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德宗｜｜｜｜｜而不名 梅錄以父行呼 居李景合見聲字

〔吾〕仕宦當作執金吾 後漢光烈陰后見華字 偽對滇岸即滇吾 後漢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寇隴西永平元年遣將大破之滇岸詣護羌校尉竇林降林為吏欺奏滇岸為大豪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為第一豪帝怪一種兩豪語林林｜｜｜｜｜｜｜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見林官 向見管夷吾 晉王導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顗曰｜｜｜｜｜｜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導愀然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眾收淚謝之 江左自有管夷吾 晉溫嶠為司空劉琨長史奉表元帝勸進于時江左草創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日｜｜｜｜｜｜吾復何慮 不足復持面見吾 晉苻堅載記見毛字 崔暹體過吾 北齊文襄元后見倭字 明日見責不失

一金吾唐王忠嗣見佐字天子押衙金吾唐嗣岐王珍傳見衙字固辭

執金吾唐韓弘帥汴東弟充帥宣武其子公武為右金吾將軍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辛固辭

〔吳〕抉眼觀越入吳史記伍子胥見抉字不至學孫吳漢崔去病見法字

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吳薛綜見腹字不足殺令縛與吳蜀張裔見壺字

暗合孫吳晉山濤見合字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梁侯景既篡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謠曰||||||||尋為王僧辯所破可與語孫吳唐李靖其勇韓擒虎與論兵歎曰|||||者非斯人尚誰哉

〔麤〕外雖澤而中實麤蜀張裔見壺字聖迹稍麤晉劉毅見楹字從叔輩麤北齊李元忠傳見東字

〔烏〕日辱於三足之烏史記見閭字烏烏史記李斯見令字漢楊惲見勞字

朝夕烏漢朱博傳御史府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單于給王烏漢匈奴傳見卬字翻車渴烏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曰此錢成必四道而出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氣接水上老鈴下爲烏魏官牧見羊字郡庭集白烏晉庾溥見庭字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烏晉五行志見烏字王三郎烏齊陳顯達傳見青字對白烏齊范雲爲丹楊主簿高帝時有獻白烏者帝問何瑞雲位卑最後對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謂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的脰烏梁侯景見吳字西豐駱樂山烏梁臨賀王見稽字朝烏南史所居廬室有二慈烏後魏高昌國有||旦旦集王殿前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蕭放居父喪以孝聞||||||||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人以爲孝感引長弓斜射飛烏北齊神武尒朱妃傳見賊字洛

城見飛烏後周裴俠七歲猶不能言後於｜｜｜｜｜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聽前乳白烏後周豆盧勣見泉字每旦集羣烏後周宗懍毋亡每旦有羣烏集候哭而來哭止而去人以爲孝感助營墓鵶烏後周皇甫遐見寔字蜀郡獲三足烏隋煬帝大業四年｜｜｜｜｜｜｜集升平烏唐柳仲郢見第字一丈烏五代梁羅彥卿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愛之賜以所乘愛馬｜｜｜太祖闔鳳翔彥卿爲都排陣使乘烏馳逐陣前太祖曰真神將也食蝗飛烏梁宗室脩五代馮行襲並見蝗字

〔洿〕亦作汙何居之卑何行之洿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于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與之市游于卜肆｜天新雨道少人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李主延之坐坐定復理前語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于世未嘗有也今｜｜｜｜｜｜｜｜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

今何言之陋何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何以卑洿長者云云多買田地

賤貰貸以自洿漢蕭何見和字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洿後漢范滂見戮字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洿漢匈奴傳見無字嶢嶢

者易缺皦皦者易洿後漢黃瓊傳見副字葬牛眠山洿晉周訪傳見地

字與猶贓也近則洿晉劉與見賦字以聲利為洿唐蕭倪見墅字

言陸洿唐楊嗣復與李珏鄭覃同相嗣復｜｜｜屏迹民間而上書論事可勸以官李珏趣和之

鄭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黨因當香按頰首乞罷文宗

慰安之以血濯血徒益洿唐回紇咄陸可汗立德宗遣源休冊拜會振武軍使張光

晟殺董突董突諸父也源休至可汗責殺董突事休等幾死當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

爾死我獨不然猶｜｜｜｜｜｜｜耳

〔蘇〕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晉五行志見烏字自制喪車用

麻爲蔬蘇北齊薛琡見綌字

【酥】穆質爲酥唐穆寧傳見味字手啗以酥五代晉高祖從唐莊宗救清平爲梁兵所掩以十餘騎橫槊馳擊之莊宗拊其背壯之｜｜｜｜啗蘇夷狄所重由此名動軍中酥本紀作蘇

田溪先生史韻上平聲卷第五

回溪先生史韻上聲卷第二十

回溪　錢諷　正初編集

一董 獨用　二腫 獨用　三講 獨用

四紙 與旨止通　五旨　六止

七尾 獨用　八語 獨用　九麌 與姥通

十姥　十一薺 獨用　十二蟹 與駭通

十三駭　十四賄 與海通　十五海

十六軫 與準通　十七準　十八吻 與隱通

十九隱　二十阮 與混很通　二十一混

二十二很　二十三旱 與緩通　二十四緩

二十五潸 與產通　二十六產　二十七銑 與獮通

二十八獮　二十九篠與小通　三十小

三十一巧獨用　三十二晧獨用　三十三哿與果通

三十四果獨用　三十五馬獨用　三十六養與蕩通

三十七蕩　三十八梗與耿靜通　三十九耿

四十靜　四十一迥獨用　四十二拯與等通

四十三等　四十四有與厚黝通　四十五厚

四十六黝　四十七寑獨用　四十八感與敢通

四十九敢　五十炎與忝广通　五十一忝

五十二广　五十三豏與檻范通　五十四檻

五十五范

一董獨用

【董】興兵為國安問袁董後漢袁紹為勃海太守起兵誅董卓冀州牧韓馥忌紹得衆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曰｜｜｜｜｜｜｜君酒家南董唐玉績見丞字

【動】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史記見開字地不為三獨夫動漢劉向元帝時為宗正與蕭望之周堪同心輔政為宦恭石顯等所譖皆免官其春地震上感悟封望之關內侯堪向皆為中郎恭顯則目於望之等向使外親上變事曰春秋言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亦以明矣云云本壹摇天下震動漢叔孫通見本字母嚙指卽心動後漢蔡順南陽人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望順不至乃｜｜其｜順｜｜｜｜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爾母終太守韓崇召順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雷順輒圜冢而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騎到墓所注曰順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洪有扶老藤三繞之遂堅固云執窮則服兵去復動後漢段熲見熲字猶

叩樹本百枝皆動後漢李固順帝時對策曰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
｜｜｜｜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百戲可動魏馬鈞巧思絕世有人上｜｜而不
能動文帝問鈞｜｜否鈞曰可動以大木彫構其形如輪平地放之潛以水發馬令木人擊鼓吹簫跳丸
擲劍緣絙倒立變巧百端聞牀下蟻動晉郄仲堪之見目字彼龍睡不動北齊
陸法和見風字耳聾對口動北齊杜臺卿爲尚書左丞首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
者至大爲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不曉俞訓對往往乖越是何達官作何行
動北齊獨孤永業見楷字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後周王羆
爲雍州刺史時蠕蠕南寇朝廷慮其深入微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羆曰若
蠕蠕至渭北者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輩
侮權貴如此靈坐弓劍無故自動隋周羅睺我雖病足坐置京
師諸輩猶不敢動唐薛萬徹與房遺愛謀反因曰｜｜｜｜｜｜｜｜｜｜｜｜｜

後詠

兵不宜爲蠻夷動 唐馮盎見衆字 其儒厚可鎮浮動 唐關播爲吏部侍郎宰相盧杞推知韋素可制因言播才任宰相｜｜｜｜｜｜乃拜相政事一決于杞

奉天詔書武夫悍卒無不感動 唐陸贄見滯字 劍三動 唐王潮初從王緒緒被縛衆推潮爲主潮除地判劍曰拜而｜｜｜者我以爲主至潮弟審知劍躍于地衆拜之審知讓潮遂有福建地潮卒審知立

髮若動 唐顏杲卿爲安祿山所害洵首于衢吳郡收有張湊浮其髮從湊歸髮于其妻崔崔疑之｜｜｜云 右輔澤而動 唐袁天綱傳竇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籠〕罷臨安唯有簿書二十籠 梁范述曾傳見朴字 備藥籠 唐元行沖見物字 匿王昭誨茶籠 五代王鎔子見誨字

〔孔〕氣洩鍼芒堤潰蟻孔 後漢陳忠見芒字 每非湯武薄周孔 晉嵇康書曰｜｜｜｜｜｜｜世教所不容甚不可一也 草帶常應移孔 梁沈約見秋字

自射針孔後魏宣武胡后明帝立以太后聽政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中之大悅又宴曲水賦詩曰化光萬物含氣貞帝曰恭己無為賴慈英後以淫亂為介朱榮所殺種鬚錐刺

孔北齊李庶見鬚字鐮柯不鑿孔唐志見窠字

【摠】不肯從裴冕除馬摠唐薛戎見廟字龜五摠唐殷踐猷見龜字

【捅】石董捅北齊尉景傳見景字

【偬】將隆大位必先倥偬後漢張衡見之字

二腫獨用

【腫】練石塗背腫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法以粗黃石如鵞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擣篩和醋塗腫上立愈夢妻云奠小麥漬腫北齊李禮之為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腳上發腫夢妻云奠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取劑而卒以後主見忌歎面

不發腫北齊蘭陵王見發字

種 侯王將相寧有種漢陳勝吳廣秦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失期乃謀舉大計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令廣之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 臣將種漢朱虛侯章見酒字 貴鶴鷸毒冒犀王清五梁禾種漢郊祀志見瀝字 射物十三種魏管輅清河令徐季龍取物十三種使輅射之先說雞子後道蠶蛹一一名之 鑽李核恐人得種晉王戎見計字 此固將種晉武胡嬪見胄字 茂先卿尚有種晉劉頌為吏部尚書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慟聞華子得逃喜曰｜｜｜｜｜｜也倫黨張林欲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 送鹽九種宋張暢傳見鹽字後魏李孝伯見鹽字 食鮭常有二十七

種齊庾杲之爲尚書郎清貧自業食惟有韮葅瀹韮生韮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

｜青州何必無殷頑餘種後魏成淹見淹字爾奪吾城東田

千石種唐高仙芝見田字以青囊盛百穀爪果種唐李泌見節字連

屏次君臣成敗五十種唐李絳見坐字津梁種唐劉從諫見鴨字自

言沙陀種五代康福事唐晉累歷藩鎮福世本邊裔而邊裔貴沙陀故嘗｜｜｜｜｜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怒曰我沙陀種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踵】送燕后泣持踵史記趙世家見而字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漢霍光傳田延年責光辭曳踵唐姚崇與張說有隙及崇當國說懼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爲有疾胈帝問之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密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

【悚】冀承清誨以釋遙悚後漢趙壹字元叔侯宏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去

粑聞壹名大驚追書謝曰企德懷風爲日久矣｜｜｜｜｜｜｜云云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聳】二柳俱摧孤楊獨聳隋柳機與族人昂在周俱歷顯要開皇中並爲外職楊素爲納言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曰｜｜｜｜｜｜｜｜坐者款笑機竟無言

【奉】人主之子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史記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以長安君爲質于齊子義聞之曰｜｜｜｜｜｜｜｜｜｜｜｜｜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以惡用閻奉漢義縱傳見務字

【冢】黃帝不死何有冢史記武紀見冠字田叔起掘冢史記貨殖見勝字象祁連廬山爲冢漢霍去病衛青並見山字求肥牛亭地爲冢漢張禹見地字曾不得蓬顆蔽冢漢賈山曰秦爲葬薶至此使從世｜｜｜｜｜｜而託葬焉顆土塊也言塊上生蓬自表上師冢漢儒林長安許商門人唐林王吉王莽時

林吉皆爲九卿||||||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過冢

上冢後漢岑彭見居字漢班伯又見馮異傳掘李君遷父冢後漢蘇章見頭字

卧者爲屍坐者爲冢後漢禰衡見鼠字持鉏去草拜李元冢

後漢李善見潼字葬近要離冢後漢梁鴻見歌字車轢趙王冢晉閻纘字續伯趙王倫既纘以車轢其冢弃汲冢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文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盖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夜宿王弼冢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地名破冢真破冢晉顧愷之見悲字築西安城是爲藏莫孩築冢晉載

記沮渠蒙遜見城字 開尖冢 齊宗室毁為梁州長史州有古墓名尖冢或云張騫墳有發者輒聞

鼓角與外相拒數謂無比理自監督及關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我應還東掘顧榮冢 齊邱靈鞠吳興人自余酒遷驍騎將軍不樂居武位謂人曰｜｜｜｜｜｜｜｜｜｜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

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酹卞忠貞冢 梁何點絕意皆

官從弟適以東籬門園居之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于冢側每飮必舉酒酹之 葬近杜預冢

後魏李沖卒葬覆舟山｜｜｜｜｜孝文意也 冀州兵相率培冢 後魏李部為冀州刺

史甚有名入為車騎將軍卒官既葬有冀州兵千餘戍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

祈雨不降毁西門祠掘其冢 北齊文宣見祠字 問林宗冢 北齊

諱榮宗見真字 欲得與裴讓之同冢 北齊裴讓之為高德正所譖揚愔救之文宣曰

｜｜｜｜｜｜｜｜｜｜邪竟賜死 以父畏不得一鍬土乃大起冢 北齊高昂

見土字 率族人哭熊光冢 後周熊安生見碑字 此城是王罷冢 後周

王羆鎮華州齊神武至城下曰何不降羆曰｜｜｜｜｜生死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建旌義懷忠冢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京當吐蕃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夕夢若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賫具歛以棺櫝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于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寵】下車趨走傳呼甚寵漢〻蕭望之見爲字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于寵後漢王符潛夫論貴忠篇云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也是謂以國財求寵唐裴耀卿以軍相充轉運使直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于上足以明功荅曰｜｜｜｜｜｜｜其可乎褰帷示寵唐安祿山見障字

【重】張羽力戰安國持重漢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孝王使安國及張

羽爲將｜｜｜｜｜｜｜｜以故矣楚兵不能過梁名由此顯任四千石之重漢吾邱壽
王見二字兩人相爲引重漢灌夫見者字一縷係千鈞之重漢枚乘見
鈞字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漢馮唐見用字五經無雙許叔重
後漢許慎字叔重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駑牛所致豈
一人之重蜀龐統見力字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晉孫楚見摯字體
重晉桓元見兒字後魏道武見玟字陶唐之世稷官爲重晉石苞傳詔曰｜｜
｜｜｜｜｜｜燒二弟東還輜重宋孔覬見客字不悟明公見眷之
重齊江淹爲中書侍郎王儉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卿
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耳海曰｜｜｜｜｜｜｜｜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
輕重唐韓宏莊重寡言｜｜｜｜｜｜｜｜｜｜｜｜在宣武吳少誠李師道皆禪之爲太
原重唐鄭從讜師河東初盜流中原汾陀强悍而卒收其用者以從讜｜｜｜｜也蕭穎士

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唐元德秀見論字）從遊後園見輦重
唐李林甫爲相其子岫見權勢熏灼惕然常｜｜｜
｜｜｜者跪曰大人居位久枳棘在前一旦禍至｜
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
樂曰勢已然可奈何

【隴】西人常計度隴（北齊文宣見孟字）爲史虛推錢九隴（唐許敬宗見闕字）

【壟】輟耕之壟（漢陳勝見志字）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壟（齊諸貴字）
蔚先少耿介以父房回背表榮筝貴終身愧恨有接
退之志仍居墓下疾篤其子戴以歸疾小間大怒不
肯復飲食內外聞急斸塞之數曰截餘氣息謝濁聞
其聲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拼撻破進見貴曰吾少
無人聞心｜｜｜｜｜｜｜｜｜｜｜兄輩不才
未遂余勉移尸從殯天吾素以更心此爲恨耳　見梅
錄坐高壠（唐李景略見贊字）昔老識父墓壠（唐杜甫見杜字）

【勇】灌將軍笑人言魏勃勇（漢齊哀王傳見火字）誰謂乃公勇（漢淮

南厲王見客字

顧但負貴安能勇

漢王尊爲東平相時王以至亂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從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劍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尊即好謂曰顧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即王情得大爲尊屈

豬突豨勇

漢王莽時以匈奴寇邊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以爲銳卒欲攻之

項王匹夫之勇

漢韓信見發字

熊之上殿何其勇

漢元馮昭儀見熊字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

後漢光武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且至帝夜與十三騎出城發諸營兵尋邑遂圍昆陽數十重城中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吏士皆厭伏光武與營部俱進尋邑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卻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莽兵大潰會大雷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莽兵所驅虎豹犀象

（皆股戰士卒溺死萬數水爲不流）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魏夏侯淵字妙才太祖常戒曰｜｜｜｜｜｜｜｜｜｜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後爲征西將軍與劉備戰死）

柏孝長習勇（魏杜襲傳見習字）閻蔡曇

智風怯夫勇（齊蔡曇智見翕爲字）綦深得薰勇（北齊魏收傳見局字）賜三

將名豪傑勇（後周王勇傳見傑字）

〔涌〕隨類指摘言若泉涌（唐戴冑爲大理卿參處法意至折秋毫｜｜｜｜｜｜）

｜思若泉涌（唐蘇頲見泉字）

〔蛹〕射雞子蚕蛹（魏管輅見種字）

〔恐〕以目皮相恐（史記酈生初見沛公謂沛公曰足下欲興大事成大功而｜｜｜｜｜夫天下之能士云云）

手詔言惶恐（晉王導見問字）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五代段希堯晉高祖時使吴越江淮不通使者皆汎海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大恐）

希堯曰｜｜｜｜｜｜｜｜｜
｜｜｜｜｜｜風亦止

【拱】捨鑾高拱 北齊王昕初爲魏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故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昕耻之未嘗肯依行列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暫不責也

【漣】哺養李氏孤兒乳爲生漣 後漢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殁唯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漣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官悉收殺之善顧宗時爲日南太守道經淯陽過李元家阬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曰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後至九江太守續亦至河間相

自乳兒子數日流漣 唐元德秀見子字

三講獨用

【講】主人得無捨我講 後漢朱祐字仲先宛人少孤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世祖即位

祐為建義大將軍封高漢祐喜儒學將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大不存首級之功禁制士卒不得虜掠
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祐初學長安帝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弟帝笑曰｜｜
｜｜｜｜｜子注云上在長安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
乎其親厚如此博士倚席不講後漢樊準見道字夢陰堂之奧與先
師講後漢周磐見歎字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後漢樊準傳見道字聽
毗曇經未半別室自講晉王珉見精字皇太子非欲求官停
蔡仲熊講齊始安王見官字

【港】甘棠港五代閩主王審知招來海商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雷電擊開為港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

【棓】五色棒魏武初為洛陽北部尉造｜｜｜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棒殺之擊賊
以白棓吳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射矢皆還自向齊曰吾聞兵有刃者可

葉虫有毒者可禁無刃之物無毒之虫則不可禁乃作勁木白棓擊殺萬計破公主車以

赤棒後魏高道穆見車字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後魏尒朱榮討葛榮以｜｜｜｜｜｜｜｜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戰時不驍斬級使以棒棒之榮身自陷陣出手賊從合擊大破之遂禽葛榮碎中貴鞍以赤棒北齊琅邪王儼見丞字衣兩襠甲手

持白棓北齊陽休之見鄉字我自避赤棒北齊司馬膺之見鄉字答鬬以

巨棓唐李嗣業與郭子儀擊安祿山常爲先鋒以巨棓答鬭賊值輙崩潰聞賊入城露

髽徒跣持白棒後周王羆見過字

【蚌】不意雙珠近出老蚌魏韋康字元將弟誕字仲將孔融與其父端書曰｜｜｜

｜｜｜｜｜

【項】彌僕鋸項史記酷吏見請字騎項漢周昌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昌｜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

然上悼昌公孫祿紀宣皆外名直項漢息夫躬見用字恕弄兒擁上
項漢金日磾見兒字籍福按灌夫項漢田蚡見李字強項後漢楊震孫奇見前
字後漢董宣見平字折矛撾馬超項魏閻行少有健名為將隨韓約約與馬騰相攻
騰子超亦健將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死數魏文帝抱辛毗項晉羊
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
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
其不昌乎堅不出項晉載記苻堅南侵晉苻融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
萬騎二十七萬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長安融攻陷壽春晉遣謝石謝元等水陸七萬距之融白堅曰
賊少易俘宜速進軍堅捨大軍項城以輕騎八千赴之堅登壽春城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
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
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度謝元

遣使謂融令小退師融麾軍部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融馳騎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遁還淮北初諺曰｜｜｜｜華臣勤堅停項為六軍聲援堅不從故敗又見至字

耿豪

王勇是丞相咽項後周耿豪以戰功初與李穆蔡祐並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祐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髆髀｜｜｜｜｜｜｜｜以在上故為勝也

髆上全無項唐崔善為見侯字以爪置尚王

樓項五代南漢劉義嘗夜飲大醉｜｜｜｜｜｜｜扳劒斬之以試劒因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王樓左右自已殺之晟歎息而已

〔詬〕投詬漢王溫舒見關字漢趙廣漢為穎川太守患吏浴朋黨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訐廣漢得為耳目

四紙與旨上通

【紙】

蔡侯紙 後漢蔡倫爲中常侍尚方令倫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

勑記室勿報小紙 晉何曾見庾字 劉卞非爲人

寫黃紙 晉劉卞本兵家子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者也訪問怒言于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曰君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至左衛率

得劉公書一紙 晉劉宏見事字 何事遣兵但一函紙 晉閻侃見足字

伐薪質紙 晉葛洪見名字 門庭藩溷皆著筆紙 晉左思字太沖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張載訪岷邛之事構思十年｜｜｜｜｜｜｜｜遇得一句即疏之及成時人未之重也思造皇甫謐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劉逵注吳蜀衛瓘又作略解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

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擲刀中舅枕上方寸紙宋末齡石見枕字風刹畫帽箱黃紙齊褚炫見箱字爲方伯諸子學書無紙齊武陵王見掌字停船三日書三十紙梁蕭子雲善書百濟國使人求書逢子雲出為東陽郡將發使人于渚次行拜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爲｜｜｜｜｜｜｜｜與之獲金貨數百萬答餉書好紙梁蕭子雲善書性吝自外｜｜｜下書｜｜好事者重賂以要其答讀毛詩日誦九紙梁范雲六歲｜｜｜｜｜｜｜自課日抄五十紙梁袁峻家貧無書從人假借手自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隨父湘東不書官紙梁阮孝緒見白字何當離此反故紙梁陸景初在北高啟用爲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曰｜｜｜｜｜｜｜耶棺中可著百張紙後魏宗室奇與爲王顯所譖賜死謂其子曰｜｜｜｜｜｜筆兩技吾欲訴顯于地下顧尋｜讀數賊圍城二百日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從魏崔長

謙爲青州司馬｜｜｜｜｜｜｜｜夜以金銀銅鋌畫紙

後魏崔浩見鋌字 客作章表自寫黃紙 北齊邢邵見表字 安能作刀

筆吏披反故紙 北齊韓軌見務字 撒文過七紙 北齊魏收文襄以侯景叛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梁朝令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裹善之 帝或

出遊常預署空紙 後周蘇綽爲行臺尚書周文推心安任｜｜｜｜｜｜｜｜｜授綽有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 褚遂良書必佳墨精紙 唐裴行儉見捷字

止受婺州百番紙 唐杜暹見番字 燭窮宮人以蠟濡紙 唐柳公權見盡字 御座書三番紙 唐柳公權見番字 好書若無紙 唐鄭虔見業字

得邵播書八百紙 唐王師範鎮青州爲朱全忠所攻師範降汴將執其棣州刺史邵播得書八百紙皆數師範戰乎全忠揮而殺之 廢戶部蠲紙 五代何澤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五代之際民苦于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親既喪而割亂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

勝數乃課州縣出紙號蠲紙澤論其敝明宗詔｜｜｜｜｜

【弛】跰弛漢武紀見畫字

【豕】遼東豕後漢朱浮爲幽州牧與漁陽太守彭寵不平浮密奏寵罪寵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伯通以名字典郡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有｜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之朝廷則爲｜｜｜｜也今天下幾何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子捧土以塞孟津也方今天下適定而獨伯通中風狂走自損盛時豈不誤哉寵愈怒

共飲羣豕晉阮咸見向字

夢獲一大豕北齊趙彥深爲文襄大行臺郎中從征潁川文襄令彥深入城諭降手牽王思政出先是文襄謂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豕不可得御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吾夢驗矣

一箭獲野豕北齊皮景和神武嘗令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

諫拔劍斷豕唐唐儉見鍾字

奏虢州

官豕唐盧杞為虢州刺史｜｜｜｜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任每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

羊豕五代趙思綰見敵字｜

〔侈〕天以火灾戒我豈宜增以侈五代唐明宗寬仁愛人廣壽殿灾有司理之請加丹口帝喟然歎曰｜｜｜｜｜｜｜｜｜｜｜邪

〔是〕過鄙何為是史記衛莊公上城見戎州曰｜｜｜｜｜貿何食而肥若是漢陳平見肥字脩學好古實事求是漢河間獻王見真字曉人不當如是漢薛廣德見扇字大丈夫固時有是漢朱博見禁字羣凶舉目皆是魏劉表使劉先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劉牧如何郊天也先曰劉牧遺王道未平羣山塞路杞王帛而無所聘脩表章而不獲達是以郊天昭告志誠太祖曰｜｜為誰先曰｜｜｜｜｜太祖嘿笑蘇武節似不如是晉陶侃自荊州討蘇峻初王導出奔峻平導入石頭城令取故

節侃笑曰｜｜｜｜｜｜｜尊慙使人屏之｜都自非是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乃去此赤衣諸賢皆是齊沈攢之見罷字公深謬而是齊顧歡見北字不知是今是梁褚緭見衣字伊那得來敢是梁侯景見諱字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後魏咸陽王禧傳孝文引斷北語一從正音李冲曰｜｜｜｜｜｜｜｜｜帝者之言即爲正矣帝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冲免冠陳謝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隋元德太子昭煬帝子也性謙冲未嘗忿怒｜｜｜｜｜｜｜｜｜｜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隋宇文忻以佐命功爲領軍大將軍封英國公文帝忌之以譴去官時梁士彥亦怨望與圖不軌忻謂士彥曰｜｜｜｜｜｜｜｜｜｜｜謀泄誅｜盛德遺範盡在是唐韋陟安石子也秀敏異常宋璟見而歎曰｜｜｜｜｜｜｜矣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唐武三思中宗時姦亂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常曰｜｜｜｜｜

———哉——

〔氏〕讖呵左氏蜀孟光見義字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唐齊澣傳見澤字鳳閣王氏唐王𤁋曾祖澤從兄弟四人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得爪綖氏唐明崇儼見爪字嫁妹鉗耳氏隋蕭琮見虜字啓請皇甫氏北齊段韶好色皇甫氏坐弟謀逆沒官韶上啓固請文襄以韶勲貴因賜之處以別宅禮同正嫡

〔爾〕天不祚爾後漢獻穆曹后見璽字正自不能不爾晉謝安見版字仲容已與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晉阮籍見流字相與有爪葛那得爲爾晉王忱見葛字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晉郗超字嘉賓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超父愔常躡履問訊甚脩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晉庾懌見新字王散騎復何故爾齊到撝見郗字鎮兵何敢爾後魏文帝始爲大尉

時侍中高隆之侍高歡黨驕狎公卿帝勸酒隆之不肯飲帝怒口之罵曰||||||也孝武以飲故免帝太尉

無言直曰爾 北齊崔㥄以踏地自矜嘗與明火邀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選晚謂㥄曰鸞鳳飄白日忽然落西山㥄||||||

天下盛門唯我與爾 北齊崔㥄謂盧元明曰|||||||

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 後周韋孝寬鎮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衆來攻起土山欲來城孝寬樓上縛木樓之以禦神武曰||||||||||||若戰六司神武智勇俱困發疾而遁遂殂

臨大事不得不爾 後周李遠見信字

墨汙爾 唐婁師德為夏官侍郎判選選首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師德洒筆曰|||

移書苴院曰毋得爾 唐蘇頲為益州長史嶲川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之不聽移書還其謀曰||||||||苴院羞悔不敢侵邊

黃面兒敢爾 唐賈餗見蓋字

受賜載官車籍沒亦當爾 唐李可及見車字

時當爾 唐韋巨源中宗時為相要官缺巨源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揚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

源曰|||耳|先皇帝何負于爾五代唐元行欽明宗自魏行欽擒其子從璟後見執明宗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曰|||||||斬于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

【屣】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去之楚越如脫躧史記魏文侯世家見人字

誠得如黃帝吾視妻子如脫屣漢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抱其弓與龍髯號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武帝曰嗟乎|||||||||耳|

視去此州如脫屣魏崔林爲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是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崔使君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耶別駕白林林曰使君||||||寧當相累耶晉張軌見檄字

蔡邕倒屣魏王粲見迎字

【捶】有不如法輒用杖自捶後漢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兄崇卒恭養孤教誨學

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丨不受黃祖捶後漢禰衡見道字性耐刀樂不堪鞭捶晉背生見淚字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宋王敬宏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勉日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子恢之為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宏勉日見之至日輒不果訢之假晝求辭敬宏呼至閤前復不見恢之閤小拜辭流涕去病見兩烏衣人捶宋王忱之為侍中掌撿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汰後姦竊者衆忱之按覆無所避衆署共呪詛之忱之丨丨丨丨丨之及卒明帝收典掌者十許人拄梏投之江中琴以筆捶梁柳惲見琴字更足有蹉跌輒加鞭捶梁沈瑞見器字遣奴自捶唐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丨丨丨丨母感悟為均愛世比晉王覽

【箠】杖馬箠史記張耳陳餘丨丨下趙數十城丨赤眉東來笞以折箠後漢鄧禹傳見之字近視目瞇遠觀尺捶晉范甯見方字梁武欲笞侯景

折箠 梁侯景傳見笞字 以人試笞箠 隋燕榮見刑字 挑馬箠 唐封常清爲伊西節度入朝而安祿山反元宗召見問策常清大言曰臣請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度河計日取逆賊首以獻天子壯之以爲范陽節度兵敗誅

【藥】食木實餌石藥 晉庾袞見避字

【徙】李暠一夕九徙 後漢蘇章傳見頭字 一夜八徙 晉裴楷子嬰太宰汝南王亮女女適太保衛瓘子及楚王瑋矯詔誅瓘亮瑋前忌楷皆奪已北軍中候欲遣討楷楷時楷已除都督荊州聞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啟得免雖瑋誅楷爲中書令 敵欲渡江天不徙 宋臧質見年字 爲祕書郎固爲不徙 梁張纘見郎字 一夕再徙 唐李林甫爲相自見結怨者多憂刺客竊發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家人亦莫知也已 立營日暮促徙 唐裴行儉見罔字 雖帝甚怒神色不徙 唐魏徵見過字 安祿山專制三道十四年不徙 唐李林甫見昏字

【璽】不與王莽傳國璽漢元后見餘字不與魏璽後漢獻穆曹后魏公孫中女姬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呼使皆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

得袁術所盜國璽後漢徐璆為東海相徵為廷尉道為袁術所劫授以上公之位璆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還許上之司徒趙溫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若蘇武困于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井中得傳國璽吳孫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入井得漢傳國璽

阿皮捩吾指奪吾璽晉義陽王威凶暴無行為散騎常侍趙王倫將篡使威逼惠帝奪璽綬倫以為中書令倫敗帝曰｜｜｜｜｜｜｜｜不可殺不殺阿交戚小字

恨不得謝益壽奉璽晉謝混見壽字

毀鄴城五層佛圖得二王璽後魏太武｜｜｜｜｜｜｜｜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晉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獲傳國璽北齊辛術為東徐州刺史鎮下邳及梁王僧辯破侯景術移鎮廣陵｜｜｜｜送鄴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細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

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永和中謝尚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衛齊受禪不肯解宋帝璽梁謝胡見外字隋文帝索符璽後周顏之儀為御正中大夫宣帝崩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輔政之儀拒不肯連署譯等代之儀署而行｜｜｜｜｜｜之儀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敢索之隋文將戮之以人望乃止田

令孜盜傳國璽五代蜀王建傳初｜｜｜為監軍｜唐｜｜｜入蜀而埋之及建僭位尚食使歐陽棻治令孜第等地而得之以獻契丹求真璽五代晉家人廷煦傳出帝使廷煦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契丹以璽製作非工命廷煦還求真璽出帝答曰頃潞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以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乃已欲綬唐軍以傳國璽五代鄭廷見子字冀契丹恩獎頡獻晉玉璽五代為玉晉出帝時以紳為帝后玉璟相軍國事一決于王契丹滅晉張彥澤先入京師王類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從

〔此〕堂堂誰有此史記齊素公見呈字為法之敝一至此史記商君相秦

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卒人告商君反發吏捕之商君亡至關下欲舍主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喟然歎曰｜｜｜｜｜｜｜哉

范叔一寒如此 史記范雎見陈字

吏獨安取此 漢高紀見滿字

安能鬱鬱久居此 漢韓信傳見澌字

吾因士大夫以致此 後漢寇恂位執金吾封侯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及從吏士常曰｜｜｜｜｜｜｜｜其可獨享之乎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諒爲烈士當如此 後漢馬援見葬字

小器易盈智盡此 後漢馬援見規字

君夫人善在此 後漢李善見湮字

吾故知元德不辦有此 蜀法正說先主曰曹公定漢中不因此以圖蜀身遠北歸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進軍爭漢中大破夏侯淵軍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必為人所教也

如百歲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晉羊祜見山字

孩抱中物何至於此 晉王衍見輩字

隨牒推移遂至於此 晉王衍見刃字

君侯何至於此 晉庾亮子彬數

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恒之彬神色恬然曰｜｜｜｜｜｜人謂不減于亮非不能盧不
事此晉劉毅見晉字六十歲公舉動如此晉苻堅載記見父字汝近圍
我亦如此齊江夏王寶元東昏弟也崔慧景舉兵奉寶元為主慧景敗寶元逃奔數日乃出東
昏召入宮以步鄣裹之鳴鼓角繞其外謂曰｜｜｜｜｜｜｜｜尋殺之我聽鼓吹殆不
及此齊孔珪見吹字食有餘辛不煩此齊劉懷慰為齊郡太守人有餉其新米一
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明帝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平生
嗜欲唯未能遣此齊張瓌見解字千秋萬歲誰傳此梁宗室恭見書
字公才公望復在此梁王暕字思晦父儉作齊宰相時賓客盈門見暕曰｜｜｜｜
｜｜｜矣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梁鮑泉為通直郎常乘高幰車
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國子祭酒王承遂訪之泉從者曰鮑通直承欲尋之遂逼車問｜｜｜｜｜
｜｜｜｜｜｜｜都下以為口實見尚書華人相戲曰｜｜｜｜｜｜｜｜｜｜｜｜｜以為笑謔豈

是老嫗須着此北齊河間王孝琬見鑒字羌弟子正如此北齊李業興見士字

親老矣何時辦此後周若干惠見宅字衣冠禮樂盡在此隋牛宏為太常獻皇后崩儀注未定楊素謂曰今日之事決在于公宏了不辭讓斷須悉滿皆有故實素歎曰｜｜｜｜｜｜｜｜矣非吾所及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隋史萬歲討南寧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令倒其碑而進

蹉跌至此唐侯君集見像字

秦漢君不偶此唐李抱真見九字

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唐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得知制誥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一坐失色

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唐李景讓事母孝性好獎士類為左丞時蔣伸坐宴所酌酒曰｜｜｜｜｜｜｜｜｜｜｜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于公

不為學士

不得更坐此唐仇士良潰文宗與李訓謀欲廢帝夜召翰林學士崔慎由入祕殿士良曰上不豫久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曰慎由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三百何可與

此賈誼事雖死不承命士良嘿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數帝過失曰｜｜｜｜｜｜｜｜｜

｜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慎由記其事藉枕閒將歿授其子光故光終討除宦官　謝彥章必

在此五代梁謝彥章善將騎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見聳盤相謂曰｜｜｜｜｜名重敵中如此

【紫】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後魏袁翻為安南將軍都官尚書上表｜｜｜｜｜｜｜｜｜｜｜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閒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于是加撫軍將軍　常乘

駿馬一騧一紫後周于謹見騧字　翔麟紫唐回鶻傳見驥字　一歲賜

袍自青至紫唐傳游藝見官字

【髓】司命不能治骨髓史記扁鵲見骨字　五粱禾漬鶴髓漢志見仙字

入山得石髓晉嵇康見後字

【豸】日南蟲豸吳薛綜謂孫權曰｜｜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　爾何

蟲豸五代盧程唐莊宗即位以程名族自河東推官閒以爲相遣奉冊皇太后自魏至太原州縣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又怙與唐唐戚驕大府吏咨而例程怒咎之少尹任圜詣程訴其不可程戟筆隋巾衣爲筆椽凡滿闈曰|||侍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馳至博州曰莊宗莊宗怒曰狀悅相比凝物能爲右庶子圖莊宗沖婿

〔綺〕少來所愛情存羅綺後魏梁良王忠見衣字

開皇仁壽之間大夫不衣綾綺隋文帝居處服玩務存儉約令行禁上天下化之||||||||

||||河朔重氣質江左尚清綺北史文苑傳見質字

〔技〕喜觀故蜀技蜀後主見蜀字

不悅王導作女伎晉蔡謨見帶字

吹笛小失聲毆殺女伎晉王敦傳見數字

君輩無目全之伎齊垣榮祖見羊字

令羣臣奉伎齊王儉見張字唐郭山惲見詩字

哀暮畜伎齊張瓌見解字

六歲獨不視技梁王瞻六歲從師有技經門同業皆出觀聽獨不視習業如初

從父南史曰大宗下東哥之比子聽下宮出一技後魏楊大眼見走字諷隋煬

召音洛異技唐裴休見所字

【妓】雖放情邱壑每游賞必從妓晉謝安見遂字斬吉翰子納

具妓宋蕭惠開自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女樂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人欲以因收易之下許惠開於斬吉納其伎答孝武云誘訕朝政

拔刀求王敬則妓齊周奉叔見寵于鬱林欲陵轢朝士司空王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遂前從者執單刀半拔敢則從跳入內自計不免出呼奉叔曰而郎恩顧顧奉叔宜旨求妓意乃得釋

回面避顏師

泊妓齊王晛見進字賚後宮吳聲西曲妓梁徐勉見曲字因張稷請

奏妓梁柳惲甚且其婦頗成是惲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從時張稷與惲狎而為悅妻賞敏稷請從乞相聞夫人從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其妾為悅坐妓紙后出從因將留目吞炭燒指

不欲出妓後魏高聰見梨字韓熙載盡斥諸妓五代南唐李煜以韓熙載

忠說以爲相而其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
首客煙以此難之乃自中書侍郎左挹右燕子分司
南都然羲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煙喜留之從其位而
諸妓稍稍從還煙曰吾無如之何矣然羲北海人與
季殺相善明宗時然羲南奔吳殺送至正陽酒酣
訣然羲曰江左用吾爲相當反報以定中原殺曰中
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南
征命殺爲將以取淮南而然羲不能有所爲也

【倚】諸子溫清闌叢趙倚梁王錫年二十四辭吏部郎恐非章思室內蕭然｜｜｜｜｜｜｜｜母夷興公生命字壁使子浩浣魏之年三十六而卒揚師道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唐長孫無忌傳見知字

【毀】印六踦龜六毀梁王瑩字奉光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將拜印工鑄｜｜｜｜｜｜及成頭墜不賓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薨揚寬別墅即日毀唐揚綰見墅字

【跪】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魏相範見樂字作羅跪晉庾袞見滌字

獲麥把必跪晉庾袞見掇字一羊跪梁王固素奉佛及決獄因宴饗請停殺｜｜羊于固前｜拜及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網晉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婢〕叱嗟而母婢史記晉連傳見席字夫子罪我以羣婢史記孔子世家

見走字奉朱子元侍婢漢王莽見元字認孫奮母為守臧婢後漢梁冀為大將軍扶風人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收奮兄弟死于獄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以靈光殿賦教侍婢蜀劉琰見賦字陽狂斫婢晉王衍素輕趙王倫及倫篡位衍｜｜｜｜｜｜以免借客馬追姑婢晉阮咸字仲容居喪越情縱澄素幸姑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遂借客馬追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奴價倍婢晉祖納字士言性孝常自炊爨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或戲曰｜｜｜｜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烏衣道中捉孔氏婢晉周縉莚之弟少無行檢嘗在建

衆爲表道中逢孔氏婢時同發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彊褰如此散小豆繞宅取

主人婢晉郭璞見豆字築城以丁女及諸婢晉夫序母見城字我兄

老婢晉王敦再舉兵病甚敦見含曰北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含爲元帥及含敗敦怒曰｜｜｜｜

耳門戶衰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勢而起因之復卧尋死　梁柳欲禮侯景陷臺城令致禮允仲

禮經略上流景既仲禮于後着酒數行敦禮目仲禮仲禮不敢動復又謀襲景事敗曰｜｜｜耳具

饌獨與一婢晉周顗母見秀字王珉制團扇歌爲嫂婢晉志見扇字

字我女與卿女作婢晉胡奮見上字被貶議以父喪丸藥使

婢晉陳壽見藥字母姑生埋父寵婢晉干寶見狐字耕當問奴織當

訪婢宋沈慶之見課字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後魏中山王英攻鍾

離安東將軍邢巒表言鍾離天險必無克狀且洛語云｜｜｜｜｜｜｜｜｜｜臣既謂難何容强遣矣

果敢退人服其識略焚猿及婢北齊高昂母見猿字不與斛律光二婢北齊

獨孤永業為河陽行臺尚書周人憚之斛律光求二婢弗與毀之於是西境處弱河洛騷動

七百里馬賭好婢北齊尒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吾知免為官婢唐嚴武鎮蜀頗欲辯及卒毋哭曰而今後｜｜｜｜｜｜矣

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唐崔觀老無子｜｜｜｜｜｜｜｜｜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執笏立簾外報刺史婢唐宋之愻見歌字

郭琪解酖殺婢唐田令孜見博字

【彼】息壞在彼史記甘茂　幸其瘉於彼漢京房傳見虜字

【靡】燕從風而靡漢韓信用李左車計｜｜｜｜　冢上松柏皆西靡漢東平思王宇傳注云王冢在無鹽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

旗幟皆東靡唐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明越劇賊仇甫發自光福里第｜｜｜｜｜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果斬

五旨

〔旨〕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後漢儒林傳衛宏－－－－－

廣假岳之筆岳取廣之旨 晉樂廣見美字 閑習禮度不如式

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 晉王述傳見眾字

〔指〕奘會怒髮上指 史記項羽紀見裂字 傷吳王闔廬指 史記吳與越戰

－－－－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羽欲與漢

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爭門措 音窄 指

漢梁平王太后見搏字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漢賈誼曰欲天下治平莫若眾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莫不制從 對

貫高醫指 漢張敖見力字 繡衣直指 漢暴勝之見斧字 毋邱長吞醫

指後漢吳祐為膠東侯相男子毋邱長以客辱其母殺之祐問長有妻未有子使妻同宿獄中遂懷孕長齧指吞之曰妻生子名之吳生會兒報吳君

急客至母噬指後漢蔡順見動字

爭攜蒲傷上指晉武胡貴嬪見臂字

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晉張重華見兆字

欲求鹽蒜搖食指齊張融傳豫章王大會賓僚食炙始行畢而行炙人便去融|||口終不言方|||半日乃息

藥爛指齊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膏藥漬指為爛

手板四面指齊沈僧之以見罪字

手抉殿沒指梁羊侃見狀字

聞空中彈指梁諸葛翊有至行母病請沙門祈福中夜||||||反旦疾愈人謂孝感

死後時時彈指陳傅縡見蛇字

及病令妓香炭燒指後魏高聰見黎字

碎御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腳指北齊李幼廉為瀛州長史神武行經冀部多在馬上激責之薄事非一諸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否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

前拜恩覲書感歎異之剸飲翟尉粲指北齊荀仲舉見尾字短小六指北齊李諧見短字感涕翟指唐李勣太宗謂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流血削脯哺帝傷左指唐代宗沈后見真字刺血寫佛書指斷輒生指唐萬寂儒見聚字李元平斷一指唐閻播為相李希烈反播薦李元平為汝州刺史為希烈所縛偽署中丞播聞訖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無何偽署畢相人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母指中置一指唐竇羣見中字擣蜂取液以菅螫指唐皇甫湜見液字拔佩刀斷指唐張巡守睢陽遣南霽雲求救于賀蘭進明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去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甎曰吾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賊令鼓箏引刀斬指唐樊彥琛妻見箏字民抵罪示三指五代晉張彥澤見光字五代漢史宏肇見曰字得天下於手指五代南平王高季興傳見失字

〔矢〕行之有疑禍如發矢 漢淮南厲王驕蹇不奉法文帝重自切責令將軍薄昭予書諫數之末云願大王熟計而疾行之｜｜｜｜｜｜｜｜射不能中同亡矢 漢晁錯見同字

一日盡五十萬矢 漢李陵見盡字

佩刀截中股飛矢 後漢耿弇見人字

伐淇園竹為矢 後漢寇恂見內字

嘲曹操討烏桓云可并案肅慎不貢楛矢 後漢孔融見公字

鶡使來庭獻其楛矢 晉載記石季龍時蜀李壽遣李宏致書于季龍曰趙王石君足下季龍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君若制詔或敢酬反宜書答之并贈楛矢使知我遐荒必臻也從之宏既至蜀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曰｜｜｜｜｜｜｜｜季龍聞之怒甚然波白衣領職後以熒惑守房乃追波前議勝斬之并其四子以尸熒惑之變尋愍其無辜追贈司空

何不張爾弓挾爾矢 晉陸雲見崔字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宋袁顗前廢帝以為吏部尚書俄而寵待頓衰使白衣領職顗求出為雍州刺史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宜可冒耶顗曰｜｜｜｜｜｜｜｜｜于是狼狽上路至尋陽曰今知免矣

及明帝立顗反兵敗見殺 吾曹性命在一矢 後周蔡祐河橋之戰東魏人圍之募厚甲長刀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或勸射之祐曰｜｜｜｜｜｜｜耳豈虛發哉漸進可十步祐射之應弦倒乃徐引還 世寶大弓長矢 唐太宗爲秦王時建天策府弓矢制倍於常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之突厥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世寶之每郊邱必陳以識 裹罽爲鎧削蒿爲矢 唐李元諒傳德宗出幸奉天朱泚遣將襲取華州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拔之時兵興蒼猝｜｜｜｜｜｜｜｜ 唐張巡守睢陽賊將尹子琦攻之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霽雲射一發中其目 禱江鑒一矢 唐劉漢宏見前字 舞刀斷矢 唐斐是見斷字 晉王將終受莊宗以三矢 五代伶官傳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吾約爲兄弟而背晉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用兵則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以告成功可謂壯哉云云 射賊以所拔矢 五代梁張歸霸

見賊字

【矢】坐三遺矢史記廉頗見飯字 夢青蠅矢漢龔遂丨丨丨□中令王賀即位後丨丨之丨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宜進先帝大臣子孫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漢孝成趙后傳見見字 驗寠中鼠矢吳主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取蜜漬梅中有鼠矢亮令破鼠矢矢裏燥亮笑曰若矢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今外濕裏乾必黃門所爲 元遜可食馬矢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嘲恪曰丨丨丨丨丨丨恪曰願太子食雞卵孫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將帥記兵數以羊屎北史蠕蠕見數字 李元平遺矢唐闕播傳見淺字 金捥玉盃而盛狗屎五代南唐孫晟與馮延巳並爲李昇宰相晟輕延巳常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予 高行周塞口以屎五代慕容彥超見口字

〔水〕再三欲去我易水史記蘇秦見部字德水史記秦始皇自以水德更名河

曰｜｜出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史記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其｜｜之｜予扁鵲｜｜｜｜｜｜｜三十日常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持以診脈為名耳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居偃切瓴水漢高祖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以下兵於諸侯｜｜｜｜｜｜｜｜｜｜｜｜也注曰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也後云齊得十二謂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

穿長安城引澧水漢元后傳見憖字

萬囊盛沙壅濰水漢韓信與龍且夾維水而陳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走龍且曰固知信怯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以諫爭得罪尚書令趙昌知崇見疏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

以從禁切人主崇對曰｜｜｜｜｜｜｜｜｜個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不宜以訛

言避水漢王商為左將軍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上下相安何因有此大水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大慙自恨失言刻石約東均水漢召信臣見東字與唐戴叔倫顥馬如游龍車如流水後漢明德馬后紀見傳字仰視飛鳶跕跕墮水後漢馬援見足字休沐恒飲菊水後漢胡廣南郡人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注云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厲患風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禮神唯以東流水後漢徐登趙炳善越巫術貴尚清儉｜｜｜｜｜｜｜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注禁架禁術也母嗜魚鱠好飲江水後漢姜詩見鱠字病不肯飲巫女水魏下閻下

太后弟子也為將軍常侍苦消渴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故蘭曰治病當自以方藥何信于此

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魏鍾繇幼時嘗從族父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

夢坐山上而有流水魏鄧艾當伐蜀｜｜｜｜｜問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往必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從果誅

餐伏苓飲寒水魏郤儉見苓字

其才若盆盎之水魏管輅謂何晏｜｜｜｜｜｜｜說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義

醉臥陂水吳葛仙公見中字

狐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蜀諸葛亮與先主情好日篤關張皆不悅先主曰｜｜｜｜｜｜｜｜｜也

盡投許靖書疏于水蜀許靖客交州時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靖不許靖與曹公書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書疏悉投于水

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晉郭象見瑒字

問曲水晉束晳為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

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以汎觴其義起
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
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
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
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
曲水二漢相緣並為盛集帝大悅賜金五十斤辨

壽陽已西恒旱壽陽以東恒水晉袁甫為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苞問曰
卿名能｜豈知｜｜｜｜何以｜｜｜｜｜｜何以｜｜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亡國之音哀以思鼎
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之甚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
久成水故其域恒澇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
志盈也滿用長歡娛公羊言魯僖甚憂致旱京師
若能抑彊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
觀者歎其敏捷

兄弟三人侍從祓於洛水晉汝南王亮傳見貴字

唯飲吳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後稱｜
疾去職百姓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
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
謝令推不去

投沉香湖亭之水晉吳隱之見泉字
人餉酒兩罌知

一是水晉孔嚴祖父奕人有遺酒者始入門奕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水人問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耳時奕為全椒令吾亦與子採南山

欲飲三江水晉張翰見兵字以白羽扇畫水晉吳猛見蚊字障固山泉賣樵鬻水晉載記慕容暐時苻堅遣王猛來伐暐使太傅慕容評精兵四十萬距之評性貪鄙｜｜｜｜｜｜｜｜三軍莫有鬬志暐遣使讓評評懼與猛戰于路川評師大敗暐遂亡國又符堅載記云王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隨戰敗之

窰灑地以鹽水晉武事類見車字宋文溢也見佃字

名子以風月景山水宋謝莊五子颺朏類從濟世謂佳｜｜｜｜｜｜｜｜

欲試飲狂水宋袁昂見泉字白狼衙衣度水宋王仲德見狼字

潛流者不識其水宋孔淳之躬親賦食行水齊竟陵王子良輔政于邸設齋大集朝士衆僧至賦食行水躬親其事世以為失宰相體少為襄陽城東

吳泰家擔水齊張敬兒見財字梁州有廉泉讓水齊范柏年見聞字

劉璡飲張陸宅間池水齊陸慧曉傳見隸字陸處無屋舟居無水齊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岸上住帝大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齊下彬見魚字以錢買人井寒水梁何遠為武昌太守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不取錢者則輒水還之太守至獨設糗水梁何遠為武康令太守王彬過屬縣諸縣皆盛供帳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鵞而別飲慧眼水梁江紑父蒨患眼紅夜夢一僧云患眼者|||||必差及覺訪智者大師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捨宅為寺乞賜嘉名武帝以慧眼為名及紑造故井清冽依夢取水洗眼煑藥遂差豈可限一衣帶水陳後主荒淫隋文帝曰我為民父母||||||不拯之乎乃命伐陳天雨懸布絹衣服絞而取水後魏荀金龍妻劉氏金龍為梓潼太守梁人來攻金龍病不堪部分劉率屬城人拒戰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訢于天既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

之紋而投水心茁閏敘至梁人乃退吾在此州唯當飲水後周竇熾為原州刺史甚有政績城北有泉水熾與僚吏宴于泉側因酌水自飲曰｜｜｜｜｜｜｜｜而已遺誡靈上

置香奩日設清水後周姚僧垣見奩字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隋趙軌見甚字登門大呼警宮內水唐薛仁貴見宮字七月冰葉河

水唐王方翼見合字持大兵如擎槃水唐魏元忠上書曰齊段孝元有言｜｜｜｜一致蹶跌求止豈可得哉詰吳少誠擅決司洧水唐盧羣為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既田使者上之不奉詔□羣臨詰少誠曰是于人有利羣曰專命廢順雖利□有少誠聽命禁塞亳州聖水唐裴度為相汴宋觀察令□楚奏亳州聖水出飲者疾□愈度判曰妖由人興灾不自作命禁塞愛堯山沮水唐員半千見闍字作法均

水唐戴叔倫見法字與漢呂信臣事類座右置一石上水唐孔若思見石字投

崔信明詩于水唐崔信明蹇亢自矜其文鄭世翼者亦激居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

有祖落吳江冷願見其餘言明旣然多出衆篇世冀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學者

如浚井得美水唐施士匄大錄中書左氏文宗善經術李石曰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易

之矣穿鑿之學陸為異同｜｜｜｜｜｜、｜而已何必勞苦旁求｜與可汗語隔渭水

唐突厥傳見語字召諸將人飲一杯河水五代梁劉鄩見杯字護聖水

五代段凝梁末帝昏亂凝依附趙巖等為姦讒罷王彥章招討使而已代之時唐已下鄆凝自酸棗決河

注鄆以隔唐軍號｜｜｜莊宗入汴凝以精卒五萬降酒酣裸入池水五代雷滿見器

字濯腸胃以西江水五代王仁裕見集字

【姊】皮面決眼為姊史記聶政李良追殺趙王姊漢張耳傳為荊

州刺史未嘗供膳姊宋朱脩之見飯字靈寶政欲見其姊□□

敦宏見胥字大似苦桃姊隋呂道虔見桃字唯一婢為贖鄉人姊

晉何琦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伏為贖之

〔兕〕蒼兕蒼兕史記齊太公武王九年東伐師行師尚父左伏黃鉞右把白旄誓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曰未可

〔死〕蹈東海而死史記魯仲連曰秦為帝于天下則連有｜｜｜｜｜耳不忍為之民也

令年祖龍死史記秦始皇見事字　五帝之聖焉而死史記范雎曰｜｜｜｜｜｜｜｜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　斬將艾旗迺後死漢項羽見罪字　從理入口法餓死漢周亞夫見口字　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漢東方朔見儒字　令人不省死漢霍光傳見等字　無以留我死漢蕭望之見則字　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漢路溫舒見得字　緩之則死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漢趙充國見羌字　民有七亡七死漢鮑宣哀帝時爲諫大夫上書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逃六亡也盜賊劫略取

民財物七亡也比七亡尚可又有丨丨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𥨊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云云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成制豪强小民得職坐事腰斬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戍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使得欲善小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漢王嘉言董賢曰賢姦佞之臣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流聞四方皆同怨之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臣常為之寒心誅文成隱之言食馬肝死漢郊祀志見書字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馬廖見廖字呵叱狗馬終不言死後漢郭鎮傳河南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初肅宗時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子孫三世為司隸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怒而殺之時人因忌禁者多

談而諡焉大眾怫鬱行死後漢馬援傳見用字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死後漢郅衆，建武中皇太子山陽王欲與通，衆辭不受，梁松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

——豈有乳藥求死後漢王允見杯字眦睚觸死後漢王允傳靈帝時宦官暴横————衡謂融曰仲尼不死後漢孔融見刀字大丈夫

當前鬬死後漢袁紹見鬬字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後漢董宣傳見手字大笑期必死後漢樊曄見冨字譬如彀弩射市薄命者

先死後漢李業廣漢人杜門不應辟命太守劉咸強起之業載病詣辭咸怒曰賢者不避害————————————閭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乃反記疾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說咸曰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咸乃出之西州智士死後漢任文公見折字勑斷家事勿復相

關當如我死後漢向長見生字強梁祖明共食礫死後漢志見疫字

三不肯謂遷龜死魏劉頫見肯字此馬之相令日死魏朱建平善相

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遇之曰｜｜｜｜｜｜｜帝將秉馬馬惡衣香驚懼齧帝膝帝殺之｜孫

阿聞得泰山令不懼當死魏蔣濟傳見伯字吾能料生不便

料死蜀諸葛亮傳見達字男子張君嗣輔之疲倦欲死蜀張裔見史字

射子母猿自知將死蜀鄧芝見創字年踰七十但少一死蜀宗

領馬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瞻共詣瞻曰吾等｜｜｜｜所竊已過｜｜

｜｜何求于年必章而胥胥造門邪天公織女死晉杜后見生字產男十五以

兵死晉魏舒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書之｜｜｜｜｜

復問寤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詣主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魏自知當為公矣後果位

至司徒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晉王濟傳見鳴字爾必勉之無

愛死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嚴設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者皆

與休復全活數千人及為益州刺史統兵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

君主爾｜｜｜｜｜｜｜也

公在牙何敢死晉會稽王道子等武弟也總録朝政勢傾天下嬖人趙牙為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使宮人為酒肆沽賣于水側道子東船就歆之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帝還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

客飲酒一石腐脅死晉周顗在中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欣然出二石酒共飲之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晉周顗見肘字

何急以身試死晉范甯為中書侍郎多所獻替孝武親之甯揩王國寶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帝惟為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邪甯不信｜占因請行

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晉蔡謨初度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謨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我當卒以樂死晉王羲之既去會稽內史與東土人士盡

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謝安嘗謂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亦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請以餘年代弟死晉王徽之見亡字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晉謝敷見微字

人不悔酒色死晉傅咸見了字

闔當為遮須夷王遂不懼死晉劉聰見國字

鑿齒憂君誤死晉習鑿齒見薄字

殺麑猛獸自撲死晉許孜見栽字

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宋顏延之以不能取容當世屛居七年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六年陳目以延之兼侍邑史送札延之醉投札曰｜｜｜｜｜｜｜｜｜｜

處分橘樹一株死齊豫章王嶷薨後見形于從國首覺｜｜呼直足曰｜｜｜｜｜｜可覓補之

唯少枕枕死齊傅縡見枕字達

此公護前不

讓即羞死梁沈約見事字庾負形貌豐美後致餓死梁褚蘿見蘿字

雖一日百拜無益于死梁哀太子見命字此是我馬何因死

陳孔範見楚字我憂在前見爾死後魏于忠傳見時字狗便呼欲死後魏

崔倫見古字頭錢價漢隨之死北齊高昂見雜字何期帶劍死北齊

馬陽王湜見禮字李齊州死北齊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妻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梢消瘦長二尺一時落盡未死前月餘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網佐見而扶之後復如此果

卒奴見大家心死北齊琅琊王儼見措字從弟死而重死北齊鄭幼儒亡後妻淫蕩竟悖其從兒伯猷曰｜｜｜｜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可為悲歎必與

我兒相抱死北齊陳元康見知字兒三冨人死北齊宋遊道重交遊李獎二子居貧令其求三冨人死事判色之得錢百五十萬伴憲死後周齊王憲宣帝忌之既誅憲無以為辭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云與憲同謀人知其冤酷咸云｜｜｜也

密

問醫恫恐不死隋楊素傳見楚字吾以舌死隋賀若弼傳見舌字老吏

抱案死隋劉炫字光伯牛宏問炫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有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取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掌其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恐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丨丨丨丨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事繁政弊職此之由我曹

不死而令李參軍死隋李士謙卒趙郡士女流涕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

身作可汗死唐常山王承乾太宗長子初為皇太子好突厥言及所服設穹廬自居丨丨丨丨丨使衆號哭剺面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后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攜邪左右私語以為妖後發死

城中氣死唐薛萬均見聲字

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唐傅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嗚呼

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唐徐有功為侍御史以寬惡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吉有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邪武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

德后默然得免為民遇徐杜者生來俟者死唐杜景佺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立

專治詔獄時稱||||||||史官兼制生死唐朱敬則傳見相字暫假

郎將死唐封常清見上字靜若棋死唐李泌見靜字去聖教為異術

不若速死唐卿渾年十餘歲有巫言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之渾曰||||

||||||||||不能屈節當焚死唐顏真卿謂李希烈曰若闌顏常山否吾兄也

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希烈積薪于廷曰

|||||||真卿赴火賊遽止之焦令諶一夕自恨死唐段秀實為涇原營

田官大將||||取人田給與農約熟歸其半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農往訴秀實署牒

免之令諶怒召農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秀實曰我因汝即責已焉伐償尹少榮者罵令諶曰汝誠人

乎凡人微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大愧汗||||兒曹詎識死

唐李景讓丐致仕或曰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邪景讓笑曰||||乎彼見吾判

且羞死唐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曰｜

｜｜｜｜｜｜又嘗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求即死唐來

俊臣見枷字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唐李義府更葬其先求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

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反手據狀曰手且死唐安祿山呼李

格甫為十郎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口謂大夫好撿校則｜｜｜｜｜｜｜｜優人李龜

年為帝學之以為樂鐵鞭指人人輒死五代安重榮見君字

〔雉〕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史記武紀公孫卿言河南見僊人跡｜｜｜｜｜｜｜｜

注來城上云云兒不捕雉後漢魯恭傳見異字一日射六十三雉魏武帝見

三字占登柱雄雉魏管輅見柱字諫文帝射雉魏辛毗見若字世有軍

事則先鳴雞雉魏管輅傳見鳴字識武庫雉晉張華傳武庫封閉甚密中忽

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梁檣同棲鷹雉晉許孜見栽字既

開青雲觀白雉晋陸雲見鶡字陣後射雉晋周訪擊杜曾訪有衆八千使二將爲左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丨丨丨丨以安衆心令日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鼓爲士皆騰躍曾衆大潰郗超病候雌雄雉晋杜不愆善易卜郗超得重疾不愆卜之日宜于東北上官家索所養雉籠盛懸東簷下後丙午日午時必有雌雉來與交既而雙去如此不出三十日病差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晏果有雌雉飛入與交而去雄雉不動超病彌年乃起年四十卒于中書郎軺車北來如穿雉宋盛賀見年字夢雉後魏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嘗天熱舍于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觸樹而死安祖憫之取置陰地護視良久乃蘇放之夜夢一丈夫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意命射庭雉隋虞晃在周時見高祖深自結有一雄雉鳴于庭帝命射之曰中則特以爲恩晃射而中帝以二婢賜之及踐祚帝曰射

雉之符今日驗不先再拜攻南雉趨北雉唐韓游瓌傳德宗在奉天朱泚攻之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游瓌曰是分吾力也｜｜｜以銳士出火其戰棚莊宗登愁臺置酒野人獻雉五代唐元行欽傳見唐臺字

【履】上客皆躡珠履史記春申君相楚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以見趙使趙使大慙雪中敝履史記漢東郭先生見地字孺子下取履漢張良見石字偏諸緣緣履漢賈誼見緣字冠雖敝不以苴履漢賈誼見枕字每見曳革履漢鄭崇見聲字為上公敝衣繩履從漢劉虞雖為｜｜｜｜｜｜食不兼味張鳧得履後漢王喬見舄字入夫子廟拭几席釖履後漢鍾離意見覚字夢張劭元冠屐履從漢范式見友字毋織席販履蜀先主見蓋字搏妻面以履蜀劉炎見面字兒避火不遑取履晉王獻之見大字郗超未亡王獻之

兄弟見超父惜問訊躡履（晉郗超 見爾字）王宏坐中申腳令

度履（晉陶潛 見世字）宮人着紫皮履（齊高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丨丨丨丨丨）責

人餉履（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性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設嫌責）出妻以穿

壁挂履（齊劉瓛 見妻字）使太子諸王習其趨步躡履（陳陸繕進退閑雅超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習其規矩）

秉折角牛着穀皮履（梁宗室煜 見牛字）

好事學着穿角履多毀新履（後魏王遵業為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郎閨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非但官爵

遷達乃取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北齊張景仁以工草隸曾詣國學謨石經許子華見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景仁為後主侍書累遷開府侍中封建安王數賜衣履筆硯如子華所言自奮頭以求入體取進一人而已）縣令自為

整冠履（北齊為律大儒趙郡王鎮定州迎之不至王將命駕致請丨丨丨丨丨丨不得已而出）

悉請逐擊吏以釋履後周王羆性嚴急鎮河東有吏挾私陳事不暇令捶撲手自取釋履持以擊之二孺人爭寵以巫符瘞置履唐隸王炎見中字目朱全忠使結履唐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朱全忠圍之全誨等死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伏地泣帝亦嗚咽帝顧衛兵有情茂者因履絲解目全忠為我繫之全忠跪而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皆莫敢動

〔壘〕仁威壘梁周宏讓見退字唐公壘後周唐永見意字晝揚兵夜擣壘唐郭子儀與史思明戰河北｜｜｜｜｜賊不得息

〔藟〕以常春藤名千歲藟唐姜撫見藤字

〔癸〕勸農祭癸漢食貨志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揆〕揚雄為郎三世不從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晉成公簡少與周顗齊名及顗為鎮東簡曰｜｜｜｜｜｜｜｜｜｜｜｜｜｜｜｜｜耳顗怨作令

僕足以儀形百揆（晉殷浩見戎字）唐有第一人李揆（唐李揆使吐蕃）酋長曰聞｜｜｜｜｜｜公是否揆畏留紿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几〕奮髯抵几（漢朱博見吏字）拔劍斫几（後漢呂布見鷹字）飯盡覆杯食于几（後漢董宣見平字）賜素屏素馮几（魏毛玠見服字）書棐几（晉王羲之書諸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行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書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耶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穿幘以頭就几（晉庾敳見嵩字）餉白羽扇素隱几（晉孔臺見服字）麈報袁彖以連理几（齊庾易見格字）見廣絕交論到溉抵几（梁任昉見諸字）以如意擊几（隋[illegible]遠見張文詡）閑居無事歎曰老冉冉其將至恐脩名之不立｜｜｜｜自樂皆有處所特方之閔子騫原憲｜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五代唐盧程見号字）

【軌】書同文字車同軌史記秦始皇見字字門外多有長者車軌史記陳平｜｜｜｜｜｜｜｜｜｜｜郭林宗見袁閎車不停軌後漢黃憲傳見來字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蜀譙周字允南謂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至冬果卒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北齊宋世軌為廷尉少卿與大理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時人以為寺中二｜紀辭絹布乞留韓軌北齊韓軌為秦州刺史甚得遠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州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而留焉撰瑶山往則維城前軌唐裴光庭為宏文學士｜｜｜｜｜｜｜｜二篇以獻帝令皇太子諸王附其規諷

【誄】獄中為吳漢誄後漢杜篤字季雅杜陵人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

收爲逮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爲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得免刑貴賤四十餘人操筆爲誄晉郗超見逌字銜謝莊殷貴妃誄宋謝莊見門字恨短筆不足爲王宏之作誄宋王宏之著通爵及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累】蓬累史記老子見扐字

【鄙】盜兵符殺晉鄙史記信陵君見符字智則樗里力則任鄙史記樗里子見里字蠢爾荊蠻其俗鄙齊到撝爲御史中丞侍與武帝有舊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撝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比嘲之王敬則執榠查以刀子削之撝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元徽宋後廢帝年名敬則與齊高帝同害後廢帝

【美】天漢其稱甚美漢蕭何傳項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怒欲攻項羽何諫曰雖王漢守

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語曰｜｜｜｜｜｜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問在鴈門食鴈美後漢王符傳見

披字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漢百官表宋畸為少府本始四

年生｜｜｜｜｜｜｜｜｜｜｜｜｜｜｜｜｜既為泗水太傅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

為好何者為美魏張闓見好字賈公種醜衛公種美晉賈后見可字

項上一臠尤美晉謝混見臠字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

之旨無以成斯美晉樂廣遷河南尹廣善清談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言｜｜｜｜｜｜｜｜｜｜｜｜｜｜｜｜也

進無威鳳來儀之美晉孫盛見爲字為政清且美

宋顔憲之見康字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齊宗室穎胄起家為秘書郎高帝謂其父赤斧曰穎胄｜｜｜｜｜｜｜｜｜｜足慰人意

臧盾蕭介即席之

美 梁蕭介見文字 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令魏任城以文見美 後魏宗室任城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張彝曰——————————汝初

未食鼈安知其美 隋崔宏度為太府卿試吏曰人當試思無得欺誑皆曰諾後食鼈侍者八九人宏度問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宏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俱杖之八十宮屬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誑時屈突蓋為武侯亦嚴刻長安語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宏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識張九齡喜蕭誠軟美 唐李泌見友字 陳蕃稱俸錢美 唐陽城服用無飆副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蕃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

〔乙〕以桑東南枝為乙 漢息夫躬見盜字 奉進蘇食帝為舉乙 後魏崔浩見疑字

〔比〕先生自視何與比 漢東方朔見旅字 自視天下孰可為比

後漢戴良見偶字元龍造次難得比魏陳登見諱字御不及伏羲當

輿東方朔爲比吳虞翻字仲翔關羽既敗孫權使翻筮之得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

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矣夷甫當世未見其比晉

晉王衍見兒字吾若着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晉鳩

摩羅什見肖字梨是百果之宗櫨何敢比宋張數見梨字御史豈雍

州判佐比唐上官儀諱高宗時雍州司士參軍韋約爲殿中侍御史或疑其非遷儀曰｜｜供

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遥羽鵷鷺｜與｜｜｜｜｜｜乎雖千載未見其比唐徐有功見張

字封事謗木比唐吳兢上書言設謗木欲聞己過令｜｜｜｜｜也殷侑善言

經其爲人鄭覃比唐鄭覃經術該深文宗嘗謂｜｜｜｜｜｜｜｜｜也姤

賢嫉能舉無比唐李林甫見才字

【批】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魏荀粲以謂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澤閒然則｜｜｜｜｜｜｜｜｜｜｜出菁華汰滓粃（唐楊嗣復見出字）

【髀】令諸侯王皆眾寵髀（漢賈誼見介字）王甫曹節弄權發憤

拊髀（後漢陽球見容字）斫好婦傷左髀（魏鍾繇意常異常或問之曰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常問者曰鬼物也必殺之婦人後往往戶外曰公有相殺意繇勤呼之乃入繇斫之傷髀舉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着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遁還淮北人進壺

殪豚髀（晉載記苻堅見忠字）如彌見肉生髀（蜀先主見生字）革帶寬殆

將至髀（齊張融見急字）部人射虎誤中其髀（後魏介朱榮祖代勤為部落長曾圍山而獵｜｜｜｜｜｜｜代勤曰比亦過誤竟不推問部內咸感其意）琵琶弄薛嬪

髀（北齊文宣見琶字）誓撐蒲橫力拊髀（後周王思政見攜字）李穆捺祐

是丞相髆髀（後周耿豪傳見項字）取矢鑿髀（五代萇從簡見胃字）

回溪先生史韻上聲卷第二十